



黃海

卷第一

蘇軾而古豈不為世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述

夫復領朝四外所英太樸之子沈灌仲甫閱

紀藏二之一

以秦陰符經

伊尹 太公 范蠡 鬼谷子 諸葛亮 張良 李筌 同註

蜀相諸葛亮序曰所謂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聖

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聖故曰天機張而

不死地機弛而不生觀乎陰符造化在乎手生死

在乎人故聖人藏之於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

下而不見其跡者天機也故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湯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統諸侯夫臣易
而主難不可以輕用太公九十非不遇蓋審其主
焉若使哲士執而用之立石為主刻木為君亦可
以享天下夫臣盡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亦難乎
嗚呼無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巖石
以養其命待生於秦階世人以夫子為不遇以秦
儀為得時不然志在止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丈
夫所恥嗚呼後世英哲審而用之范蠡重而長文
種輕而亡豈不為泄天機天機泄者沉三劫宜然
故聖人藏諸名山傳之同好隱之金匱恐小人竊

而弄之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首序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太公曰其一賊命其次賊物其次賊時其次賊功
其次賊神賊命以一消天下用之以味賊物以一
急天下用之以利賊時以一信天下用之以反賊
功以一恩天下用之以怨賊神以一驗天下用之
以小大鬼谷子曰天之五賊莫若賊神此大而彼
小以小而取大天地莫之能神而況於人乎筌曰
黃帝得賊命之機白日上昇殷周得賊神之驗以
小滅大管仲得賊時之信九合諸侯范蠡得賊物

之急而霸南越張良得賊功之恩而敗強楚
五賊在乎心施行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太公曰聖人謂之五賊天下謂之五德人食五味
而生食五味而死無有怨而棄之者也心之所味
也亦然鬼谷子曰賊命可以長生不死黃帝以少
女精炁感之時物亦然且經冬之草覆之而不死
露之卽見傷草木植性尚猶如此況人萬物之靈
其機則少女以時廣成子曰以爲積火焚五毒五
毒卽五味五味盡可以長生也筌曰人因五味而
生五味而死五味各有所主順之則相生逆之則

相勝久之則積炁薰蒸人腐五臟殆至滅亡代人
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矣是以至
道淡然胎息無味神仙之術百數其要在抱一守
中少女之術百數其要在還精採炁金丹之術百
數其要在神水華池治國之術百數其要在清淨
自化用兵之術百數其要在奇正權謀此五事者
卷之藏於心隱於神施之彌於天絡於地宇宙瞬
息可在人之手萬物榮枯可生人之身黃帝得之
先固三宮後治萬國鼎成而馭龍上昇於天也
天性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亮曰以為立天定人其在於五賊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范曰昔伊尹佐殷發天殺之機克夏之命盡而事
應之故有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太公曰不耕
三年大旱不鑿十年地壞殺人過萬大風暴起亮
曰按楚殺漢兵數萬大風杳冥晝晦有若天地反
覆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良曰從此一信而萬信生故為萬變定基矣筮曰
大荒大亂兵水旱蝗是天殺機也虞舜陶甄夏禹

拯骸殷繫夏臺周囚姜里漢祖亭長魏武乞丐俱
非王者之位乘天殺之機也起陸而帝君子在野
小人在位權臣擅威百姓思亂人殺機也成湯放
桀周武伐紂項籍斬嬴嬰魏廢劉協是乘人殺之
機也覆貴為賤反賤為貴有若天地反覆天人之
機合發成敗之理宜然萬變千化聖人因之而定
基業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良曰聖人見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計在心彼此
利者聖哲英雄道焉況用兵之務哉筮曰申慾不

出謂之啓外邪不入謂之閉外閉內啓是其機也
難知如陰不動如山巧拙之性使人無間而得窺

封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太公曰三要者耳目口也耳可鑿而塞目可穿而
眩口可利而訥興師動衆萬夫莫議其奇在三者
或可動或可靜之筌曰兩葉掩目不見泰山雙豆
塞耳不聞雷霆一椒掠舌不能立言九竅皆邪不
足以察機變其在三者神心志也機動未朕神以
隨之機兆將成心以圖之機發事行志以斷之其

機動也與陽同其波五嶽不能鎮其隅四瀆不能
界其維其機靜也與陰同其德智士不能運其榮
深聞不能窳其謀天地不能奪其時而況於人乎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
謂之聖人

二筌曰火生於木火發而木焚奸生於國奸成而國
大滅木中藏火火始於無形國中藏奸奸始於無象
非至聖不能修身鍊行使奸火之不發夫國有無
軍之兵無災之禍是以箕子逃而縛裘牧商容囚
天而蹇叔哭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良曰機出乎心如天之生如天之殺則生者自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鬼谷子曰三盜者彼此不覺知但謂之神明此三者況車馬金帛棄之可以傾河填海移山覆地非命而動然後應之筌曰天地與萬物生成盜萬物以衰老萬物與人之服御盜人以驕奢人與萬物之上器盜萬物以毀敗皆自然而往三盜各得其

宜三才遞安其任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鬼谷子曰不欲令後代人君廣歛珍寶委積金帛若能棄之雖傾河填海未足難也食者所以治百骸失其時而生百病動者所以安萬物失其機而傷萬物故曰時之至間不容瞬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是以賢者守時不肖者守命也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神所以神也

筌曰人皆有聖人之聖不貴聖人之愚既觀其聖又察其愚既觀其愚復觀其聖故書曰專用聰明

則事不成專用晦昧則事皆勃一明一晦衆之所
載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革百里奚賣粥當
衰亂之時人皆謂之不神及乎逢成湯遭文王遇
齊桓值秦穆道濟生靈功格宇宙人皆謂之至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鬼谷子曰後代伏思之則明天地不足貴而況於
人乎筮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之有數月次十
二以積閏大小餘分有定皆稟精炁自有不爲聖
功神明而生聖功神明亦稟精炁自有不爲日月
而生是故成不貴乎天地敗不怨乎陰陽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

命

諸葛亮曰夫子太公豈不賢於孫吳韓白所以君
子小人異之四子之勇至於殺身固不得其主而
見殺矣筮曰季主凌夷天下莫見凌夷之機而莫
能知凌夷之源霸王開國之機而莫能知開國之
源君子得其機應天順人乃固其躬小人得其機
煩兵黷武乃輕其命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
日又曰知機其神乎機者易見而難知見近知遠
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

尹曰思之精所以盡其微良曰後代伏思之耳目之利絕其本源筌曰人之耳目皆分於心而竟於神心分則機不精神竟則機不微是以師曠薰目而聽耳離朱漆耳而明目任一源之利而反用師於心舉事發機十全成也退思三反經晝歷夜思而後行舉事發機萬全成也太公曰目動而心應之見可則行見否則止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

筌曰爲天下機者莫近乎心目目能發目目能見

機秦始皇東遊會稽項羽目見其機心生於物謂項梁曰彼可取而代之晉師畢至於淮淝符堅目見其機心死於物謂符融曰彼勅敵也胡爲少耶則知生死之心在乎物成敗之機見於目焉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良曰熙熙哉太公曰誠懼致福筌曰天心無恩萬物有心歸恩於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是以施而不求其報生而不有其功及至迅雷烈風威遠而懼邇萬物蠢然而懷懼天無威而懼萬物萬物有懼而歸威

於天聖人行賞也無恩於有功行伐也無威於有
罪故賞罰自立於上威恩自行於下也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良曰夫機在於是也筌曰樂則奢餘靜則貞廉性
餘則神濁性廉則神清神者智之泉神清則智明
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
澄水以其清且平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夫聖
人者不淫於至樂不安於至靜能棲神淨樂之間
謂之守中如此施利不能誘聲色不能蕩辯士不
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懼見禍於重開之外

慮患於杳冥之內天且不違而況於兵之詭道者
哉

天之至私

尹曰治極微

用之至公

良曰其機善雖不令天下而行之天下所不能知
天下所不能違筌曰天道曲成萬物而不遺椿菌
鵬鷁巨細脩短各得其所至私也雲行雨施雷電
霜霓生殺之均至公也聖人則天法地養萬民察
勞苦至私也行正令施法象至公也孫武曰視卒

黃海集註 伊葛
如愛子可以俱死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溪愛而不能令譬若驕子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禽之制在炁

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尹曰炁者天之機筌曰玄龜食蟒鷓隼擊鵠黃腰啖虎飛鼠斷猿蝮蛭濟魚狼狽嚙鶴餘甘柔金河車服之無窮化玉雄黃變鐵有不灰之木浮水之石夫禽獸木石得其炁尚能以小制大況英雄得其炁而不能淨寰海而御宇宙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太公曰損已者物愛之厚已者物薄之筌曰謀生者必先死而後生習死者必先生而後死鶡冠子曰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孫武曰投之死地而後生致之亡地而後存吳起曰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恩者害之源害者恩之源吳樹恩於越而害生周立害於殷而恩生死之與生也恩之與害相反糾纏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太公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筌曰景星見黃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揚波

黃海集註 伊葛
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錯晝冥宵光山崩川
涸冬雷夏霜愚人以此天地文理爲理亂之機文
思安安光被四表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六府三事
無相奪倫百穀用成兆民用康昏主邪臣法令不
一重賦苛政上下相蒙懿戚貴臣驕奢淫縱酣酒
嗜音峻宇雕墻百姓流亡思亂怨上我以此時物
文理爲理亂之機也

人以虞愚我以不虞愚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聖
筌曰賢哲之心深妙難測由巢之跡人或窺之
於應變無方自機轉而不窮之智人豈虞之以跡

度心乃爲愚者也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良曰理人自死理軍亡兵無死則無不死無生則
無不生故知乎死生國家安寧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尹曰靜之至不知所以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良曰天地之道浸微而推勝之

陰陽相推變化順矣

良曰陰陽相推激至於變化在於目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良曰大人見之為自然英哲見之為制愚者見之為化尹曰知自然之道萬物不能違故利而行之

至淨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良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鳥獸至淨律曆所不能契從而機之

爰有奇噐是生萬象八卦甲子

萬一決也

神機鬼藏

良曰六癸為天藏可以伏藏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亮曰奇噐者聖智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推甲子畫

八卦考著龜稽律曆則鬼神之情陰陽之理昭著

乎象無不盡矣亮曰八卦之象申而用之六十甲

子轉而用之神出鬼入萬明一矣良曰萬生萬象

者心也合藏陰陽之術日月之數昭昭乎在人心

矣廣成子曰甲子合陽九之數卦象出師衆之法

出師以律動合鬼神順天應時而用鬼神之道也

煙合

日甲

合燕

之軀

盡矣

雖

黃海

卷第

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定
清源居士黃鼎象毓鉉校

紀藏二之二

陰符經

驪山老母口授
太室山李筌疏

序曰少室山達觀子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
博采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壁中得陰符本絹素
書朱漆軸以絳繒緘之封云魏真君二年七月七
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
爛應手灰滅筌略抄記雖誦在口竟不能曉其義

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髮髻當頂餘髮倒垂弊衣扶杖路傍見遺火燒樹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筮驚而問之曰此是黃帝陰符上文母何得而言母曰吾受此符三元六甲周甲子矣謹按太一遁甲經云一元六十歲行一甲子三元行一百八十歲三甲子爲一周六周積算一千八十年年少從何而知筮稽首再拜具告得處母笑曰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是吾弟子也然五十六年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冠杖端刺筮口

今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乃坐樹下說陰符玄義言竟誠筮曰黃帝陰符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參演其三混而爲一聖賢智愚各量其分得而學之矣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聖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智人學之得其術小人學之受其殃識分不同也皆內出於天機外合於人事若巨海之朝百谷止水之含萬象其機張包宇宙括九夷不足以爲大其機彌隱微塵納芥子不足以爲小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爲學察其至要

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是以動植之性成敗之數死生之理無非機者一名黃帝天機之書九竅四肢不具怪貪愚癡風癩狂誑者並不得聞如傳同好必清齋三日不擇卑幼但有本者爲師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者奪二十紀河圖洛書云黃帝曰聖人生天帝賜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紀主一歲若有過司命輒奪算算盡奪紀紀盡則身死有功德司命輒與算算得與紀紀得則身不死長生矣每年七月七日寫一卷藏諸名山巖石間得算一千二百

本命日誦七遍令人多智慧益心機去邪魅銷災害出三尸下九蟲所以聖人藏之金匱不妄傳也母語畢日已晡矣曰吾有麥飯相與爲食因袖中出一瓠令筌取水筌往谷中盛水其瓠忽重可百餘斤力不能制便沉於泉隨覓不得久而却來已失母所在唯畱麥飯一升筌悲泣號訴至夕不復見筌乃食麥飯而歸漸覺不饑至今能數日不食亦能一日數食氣力自倍筌所注陰符並依驪山母所說非筌自能後來同好敬爾天機無妄傳也釋題陰闇也符合也天機闇合於行事之機故

日陰符

神仙抱一演道章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但觀天道而理執天之道則陰陽動靜之宜盡矣
疏曰天者陰陽之總名也陽之精炁輕清上浮爲
天陰之精炁重濁下沉爲地相連而不相離故列
子禦寇謂杞國大曰天積炁耳地積塊耳自地已
上則皆天也子終日行於天奈何憂乎天崩故知
天地則陰陽之二炁炁中有子名曰五行五行者
天地陰陽之用也萬物從而生焉萬物則五行之

子也故使人觀天地陰陽之道執天五炁而行則
興廢可知生死可察除此外無可觀執故言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
手萬物生乎身

天生五行謂之五賊使人用心觀執奉天而行則
宇宙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矣

疏曰五賊者五行之炁也則金木水火土焉太公
注云聖人爲之五賊天下爲之五德人食五味而
死無有死而棄之者此五賊之義所言賊者害也
逆之不順則與人生害故曰賊也此言陰陽之中

包含五炁故云天有五賊此者在天爲五星在地
爲五嶽在位爲五方在物爲五色在聲爲五音在
食爲五味在人爲五臟在道爲五德不善用之則
爲賊又賊者五行更相制伏遞爲生殺晝夜不停
亦能盜竊人之生死萬物成敗故言賊也見之者
昌何也人但能明此五行制伏之道審陰陽興廢
之源則而行之此爲見也如人審五賊善能明之
則爲福德之昌盛也又人能知五賊藏者何也在
其心故曰五賊在心心既知之故使人用心觀執
五炁而行觀逆順而不差合天機而不失則宇宙

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如此則吉無不利與道
同遊豈不爲昌乎在仕宦之道執仁義禮智信則
富貴榮華豈不爲昌乎在軍旅之道明五行逆順
則戰取必勝豈不爲昌乎故曰見之者昌也但因
此五行相生而用之則爲道德合於陽也相剋之
道用之則爲賊害合於陰也故三教大師皆用理
世所立經教只言修善而稱道德不令修惡而稱
賊害也故知善修道德者道也是陽之主也陰惡
賊害者魔也是陰之精除此之外百萬經教虛廣
故也故宣尼云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擇其

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則至道也何必
廣談修習歟合道之體不出此門能知天地陰陽
成敗之元者皆在陰符首章而盡理矣世人見文
少而言近自不聞其要妙亦何在三教經書廣博
所陳也故驪山母云觀其精理黃庭八景不足以
爲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
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此之義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言以立天定人在乎五賊
疏曰夫人心主魂之官身爲神之府也將欲施行

五賊者莫尚乎心故心能之士有所圖必合天道
此則宇宙雖廣觀覽只在手中萬物雖多生殺不
出於術內故曰心正可以辟邪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
萬變定機

天發殺機公道也人發殺機私情也龍蛇感公道
而震私情紊亂天地而反覆天人俱合於公道則
千變萬化無不定矣
疏曰天含五炁遞爲生殺自然有之天道生殺皆
合其機宜不妄發動陰陽改變時代遷謝去故就

新此天發殺機皆至公也乘天威殺之機或龍或蛇沉隱之類皆能震起於陵陸順天應時暢達於其間爲乘天之機不失其宜也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者人是五行之子須順五炁之生殺任陰陽之陶運何得擅自興其生殺乎至如世間之法殺人者死殺生者罪何也爲非天之合殺彼人奈何殺之乎言人不合妄動殺機也至如奸臣逆節違背天道反叛君親恣行凶惡損害於世擅行屠戮妄動殺機者同翻天作地覆地作天如此之大亂爲逆天之大禍是名天地反覆此則人怨神怒天將

誅之人共殺之俱合其殺機是名天人合發萬變定基罰叛討逆順天行誅皆合天殺之機宜愜至公之正道則萬物咸伏無敢妄動名曰定基君臣之道貴其公正若能動用合其天機應運同其天道此則人安其心物安其體五行安其位嶽瀆安其靈上施道德下行仁義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人靜默名曰定基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人之巧拙不可顯露慎之擇善無令患生也

疏曰人懷性智巧拙賢愚悉共有之但少而言之

人育少巧智辯慧便馳騁顯露不料得失顯招其咎者何也爲不能隱密不自誠慎以致傾敗耳故道德經云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言隱密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此之謂也可以伏藏者賢人君子縱有巧智辯慧之性博學多聞之才動靜合其機宜可不爲巧乎常能隱伏藏匿巨細用之恐被嫉佞讒毀反招其咎耳況愚拙之人自率於心造次興動不自藏隱立招禍患賢人養道育德巧拙之性俱隱伏於身心然後內觀正性外視邪淫善則行之不善則捨之修身鍊行而成聖人外人焉能知我巧拙之性乎皆謂我天然賢聖不知我修而致之故曰伏藏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言人九竅俱邪皆能生患在於要者耳目口也切使誠慎無令禍生

疏曰南華云人有百骸九竅五臟體而存之人稟五炁而成形頭圓足方四肢五臟三魂七魄遞生邪正互爲君臣在身通流運動者九竅也邪正禍福之急者在三要焉卽耳目口也故道德經云五

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也
道德之士眼不視邪色耳不聽邪聲口不談邪事
所以正事則視聽言談之此名動也涉其邪妄悉
不將心視聽言說此名靜也宣尼云擇其善者而
從之此名動也擇其不善者而改之在此名靜也
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者所
緣身心靜正而無邪惡以致此也但遇善卽動逢
邪卽靜此則身無禍患皆在耳目口之防慎故云
在乎三要耳可以動可以靜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

謂之聖人

姦火喻人之性木國喻人之身使人治國安身而
令姦火不發然後修身鍊行以成聖人

疏曰此一科言聖意與其喻也爲上文九邪三要
動靜之宜切令戒慎恐未能窮理盡性故興此火
木姦國爲令喻殷勤修鍊以成聖人木中有火者
喻人中有邪惡之性五毒之火也太公注云廣成
子以爲積火焚五毒故知火者猛烈之炁書云火
炎崑岡玉石俱焚矣木中藏火慎勿鑽研火發則
木焚矣身中邪毒忽縱恣之則萬善俱滅其身潰

矣姦生於國時動必潰者凡有國則有姦臣賊子
包藏害心思圖篡奪苟欲富貴如此之類不一皆
潛藏國中人君不可知之但君懷道德臣効忠貞
時自雍和天下寧泰姦人徒有其心無由妄敢興
動皆候其時合動安得君道失臣道喪兵水旱蝗
徵歛苛刻人心變易思亂怨上當此之代萬物皆
有亂心何況懷姦之人乎又姦者不一乘此隳敗
之時則諸奸競發其國得不潰乎此喻上之九竅
三要巧拙動靜也言人有道德定慧隱伏身心之
中諸邪淫穢僻亦不能興耳若邪競發則身潰矣

故以姦火藏於木國以喻邪正伏於身心此唯賢
哲之士通詳其文曉達明悟精念至道去惡存善
是名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
道黃帝得之以登雲天湯武得之以王天下驪山
母云聖人學之得其道爲順天時則內懷道德外
任賢良知之修鍊而成聖人是得其道以昇雲天
黃帝是也賢人學之得其法爲依五行之善正不
違天時不逆地理不傷財不害物富國安人身爲
賢明乃得其法道德之君堯舜是也智人學之得
其術爲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仁義禮智信忠孝君親貞廉不失保其祿位是得其術賢臣夔龍伊尹是也小人學之得其殃爲將天道之烝不習善之用以智巧辯慧之性專事三反晝夜煩兵黷武陰謀屠害苟求奢榮傾奪於世雖暫富貴不思禍之將至反招敗亡延及後世是得其殃也祿山思明篡逆悖亂之臣是也聖母又言此文深奧若巨海之朝百谷含弘萬象妙義靈也

此神仙抱一演道章上一百五言使人明陰陽之道察興廢之理動用其機宜然後修身
鍊行以成聖人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
讚曰天道應運陰陽至神察其機要存亡在身
悟者爲正迷則非真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富國安人演法章

天地萬物之盜

天覆地載萬物潛生冲炁暗滋故曰盜也

疏曰天地者陰陽也陰陽二字洎乎五行共成其
七此外更改於物則何惑之甚矣言天地萬物胎
卵濕化百穀草木烝承此七炁而生長從無形至
於有形潛生覆育以成其體如行竊盜不覺不知

天地亦潛與其炁應用無窮萬物私納其覆育各
獲其安故曰天地萬物之盜天而土其盜無所不至
萬物人之盜也如木之盜土水之盜土萬物盜天而長生人盜萬物以資身若知分合宜
亦自然之理如木之盜土水之盜土

天疏曰人與禽獸草木俱稟陰陽而生人之最靈位
處中宮心懷智度能反照自性窮達本始明會陰
陽五行之炁則而用之周易六十四卦六十甲子
是也故上文云見之昌也人於七炁之中所有生
成之物悉能潛取以資養其身故言盜則田蠶五

穀之類是也列子曰齊有國氏大富云吾善爲盜
矣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雨澤之滂潤
吾陸盜禽獸水盜魚鱉吾始爲盜一年而給二年
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後施及州閭吾盜天地而
無殃咎若人盜人之金帛奈何無辜乎萬物盜天
地以生成國氏盜萬物以資身但知分合宜亦自
然之理此萬物人之盜也

人萬物之盜也三盜旣宜三才旣安亦不虛平同哉
旣盡也三盜盡合其宜則三才盡安其任
疏曰言人但能盜萬物資身以充榮祿富貴殊不

知萬物反能盜人以生禍患言上來三義更相爲盜者亦自然之理凡此相盜其中皆須有道愜其宜則吉乖其理則凶故列子言盜亦有道乎何適其無道也見室中之藏聖也知可否智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分均仁也人無此五德而能行盜者未之有也此盜中之道也向於三盜之中皆須有道令盡合其宜則三才不差盡安其任矣皆不令越分傷性以生禍患者也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言人飲食不失其時則身無恙咎與動合其機宜則萬化皆安矣

疏曰言人理性命者皆須飲食滋味也故左傳曰味與道炁炁以實志滋形潤神必歸飲食黃帝曰人服飲食必先五味五肉五菜五菓皆須調候得所量體而進熟則益人生則傷臟此食時之義也故使飲食不失其時滋味不越其宜適其中道不令乖分傷性則四肢調暢五臟安和無諸疾病長壽保終豈不爲百骸理乎故亢倉子曰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溫涼時適則人無疾疢疫癘不行得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也天所以興王務

黃海
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人既棄之將何有國哉但
三盜既合其宜三才盡安其任此皆合自然之理
然後須明君賢臣調御於世乘此既宜盡安之時
當須法令平正用賢使能仁及昆蟲化被草木舉
頭皆合於天道之機宜則陰陽順時寰宇清泰使
萬民之類皆獲其安寧此則動其機而萬化安故
云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
陰陽生萬物人謂之神不知有至道靜默而不神
能生萬物陰陽爲至神矣

疏曰神者妙而不測也易曰陰陽不測謂之神人
但見萬物從陰陽日月而生謂之曰神殊不知陰
陽日月從不神而生焉不神者何也至道也言至
道虛靜寂然而不神此不神之中能生日月陰陽
三才萬物種種滋榮而獲安暢皆從至道虛靜中
來此乃不神之中而有神矣其理明矣飲食修鍊
之士明悟無爲不神之理反照正性而修無爲之
業存思守一反朴還淳歸無爲之道玄之又玄方
證寂默而不神此則不神而能至神故曰明矣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黃海
日月運轉不差度數大小有定方顯聖功之力生
焉神明之功出焉

疏曰日月者陰陽之精炁也六合之內爲至道也
日月度數大小律曆之所辯咸有定分運轉不差
故云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者六合之內
賴此日月照燭陰陽運行而生成萬物有動植功
力微妙至於聖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者陰陽
不測之謂神日月晶朗之謂明言陰陽之神日月
至明故曰神明言天地萬物皆承聖功神明而生
有從無出有功用顯著故曰神明出焉又言世間

萬物皆稟此聖功而生大之與小咸有定分不相
違越則小不羨大大不輕小故莊子言鵬鷁各自
逍遙不相繼羨此大小有定之義又言上至王侯
下至黎庶各有定分不相傾奪上下和睦歲稔時
雍名曰太平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

其盜機也天下莫不能見莫不能知君子得之固躬
小人得之輕命

盜機深妙易見難知君子知積善之機乃能固躬
小人務榮辱之機而輕命也

疏曰盜機者重舉上文三盜之義也假如國氏盜

天而獲富人皆見種植之機不知其所獲之深理
何名爲盜機緣已之先無知彼之先有暗設計謀
而動其機數不知不覺竊盜將來以潤其已名曰
盜機言天下之人咸共見此盜機而莫能知其深
理設有智者小人君子所見不同君子則知固躬
之機小人則知輕命之機固躬之機者君子知至
道之中包含萬善所求必致如響應聲但設其善
計暗默修行動其習善之機與道契合乃致守一
存思精心念習竊其深妙以滋其性或盜神水華
池玉英金液以致神仙賢人君子知此妙道之機

修鍊以成聖人故曰君子得之固躬矣小人得之
輕命者但務營求金帛不憚劬勞或修才學武藝
不辭疲瘁飾情巧智以求世上浮榮之機或榮華
寵辱或軍旅傾敗貪婪損已或耽財好色雖暫得
浮榮終不免於患咎蓋爲不知其妙道之機以致
於此故曰小人得之輕命也

此富國安人演法章中九十二言皆使人取
捨合其機宜明察神明之道安化養命固躬
之機也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

讚曰天地萬物陰陽四時更相爲盜貴合天機

聖功神明非賢莫知固躬輕命審察其宜
天德
強兵戰勝演術章

聾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
用師萬倍

絕利者塞耳則視明閉目則聽審務使身心不亂
主事精專也

疏曰言人眼貪色則耳不聞正聲聽淫聲則目不
覩正色此視聽二途俱主於心也道德之士心無
邪妄雖耳目聞見萬種聲色其心正定都無愛悅
貪著之心與無耳目不殊何必在於聾聵者哉但

心中納正則耳目無邪耳目無邪則身心不亂身
心不亂則精思舉事發機皆合於天道比之凡情
十倍利益事皆成遂何必獨在用師他皆倣此三
反晝夜用師萬倍者上云身心正定耳目聰明舉
事發機比常十倍就中更能三思反覆日夜精專
舉事發機比常情萬倍何必獨在用師也論語云
三思而後行再斯而可矣使人用心必須精審此
之義也所言師者兵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處戰
爭之地危亡之際必須三反精思深謀遠略若寡
於謀慮輕爲進退竟致敗亡所以將此耳目精思

引以用師爲喻切令修鍊保護其身非真用師也
道德之士嫉惡如讎知此耳目絕利之源三反精
思之義深沉審細理正居貞誅鋤邪佞之賊自固
其躬久久成道則黃帝滅蚩尤是也至如古今名
將孫吳韓白武侯衛公皆善用師悉能三反晝夜
成功立事以致榮華然終謂強兵戰勝之術以爲
輕命之機必也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傳說得之以
處玄枵也故上文云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
命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貪於物者損壽目視無厭則意荒但戒目收心
則無禍敗之患也

疏曰道德之士心不妄生機不妄動輒加於物情
而耽徇之人取萬物資身養命者亦天然之理但
不令越分乖宜反傷其性故亢倉子言萬人操弓
共射一招招無不中招塚也亦云招箭人也萬物
彰彰以害一生生無不傷者以養性命也今代之
惑者多以性養物不知休息此言心生貪婪爲物
所盜使人禍敗耳家語云嗜慾無厭貪求不止者
刑其殺之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所貴知足適其中不令將心苦貪於物反傷正性
必害於人故劉子云火林養鳥温湯養魚之義以
生於物死於物也機在目者言人動生妄心加於
物者皆由自覩而心生故云機在目欲令戒慎其
目勿令妄視邪淫之色使心於物不生妄動之機
不撓其性以固壽保躬也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

天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養萬物不求恩報而
萬物感其覆育自有恩生

疏曰天地萬物自然有之此皆至道之所含育不

求恩報於萬物萬物承天之覆育自懷恩於天故

老子言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迅雷烈風陰陽動用人自懷懼蠢然而驚

疏曰迅雷者陰陽激搏之聲也烈風者莊子言大

塊噫然其名爲風凡此風雷陰陽自有本不威人

人自畏之莫不蠢然而動懷驚懼也此言道德之

君撫育萬靈同天地之不仁則大地人民禽獸草

木皆自歸恩於君感戴如天各守其分各安其業

無不逍遙也明君但施其正令以示國章兆人覩

其威命如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而動咸生恐懼之心各自警戒各自慎行也以此治軍則將勇兵強上威下懼必能誅暴定亂故言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至尚廉靜則心无憂懼情懷悅樂而逍遙有餘

疏曰至樂者非絲竹歡娛之樂也若以此樂必無餘故家語云至樂無聲而天下之人安三略云有道之君以樂樂人此言賢人君子以心平性正不欺於物不徇於時理國安家無淫刑濫罰不越國

章身無過犯無所憂懼自然心懷悅樂情性怡逸逍遙有餘豈將絲竹歡宴之樂而方比此樂乎至如古人鼓琴拾穗行歌待終故曰至樂性餘也至靜則廉者既不為小人絲竹奢淫之樂自保其無憂無事之歡如此則不為聲色所撓而性靜情逸神貞志廉也亢倉子曰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窮則意通靜則神通引此四通之體義存乎一故謂至樂至靜也人能至靜可致神通是名至靜則廉也夫將帥之體貴其廉靜杜其喧撓賞罰不差父子為軍心懷悅樂性多餘勇然可摧凶剋敵功業必

成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夫能棲神靜樂之間謂之守中六情不染二景常然賞罰不差文于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精下遊輪最長亦至精則兼也天道幽隱不可窺測至私也萬物生成聖功顯著至公也

疏曰天者至道也言至道包含萬類幽深恍惚無有形段不可窺測是名至私私者隱匿之義也能於杳冥之中應用無窮生成萬物各具形體隨用立名乃至公也公者明白顯用衆可觀之義也此言道德之君智慮廣博包總萬機智謀巧拙進退可否悉能私隱於深心人不可得而窺之是至私也及其動用觀善惡察是非施政令行賞罰顯然明白爲天下之可觀乃至公也故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也爲軍帥之體能用以隱密機數難窺取捨如神威恩顯著上清下正將勇兵強剋敵摧兇功業盛茂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禽之制在炁

鵬搏九萬積炁而昇蜩鳩捨榆決起而上皆能制炁進退而自由也

疏曰禽者羽化百鳥之類也炁者天地陰陽之炁

也人之運動皆以手足進退爲利禽鳥運動皆以翅羽鼓炁心動翅鼓無所不之上下山之況人最靈不能善用天機道德之炁固躬養命以致長生久視乎若人善能制道德之炁則遨遊太虛禽鳥不足比也爲軍帥之體善用五行休王之炁能知陰陽制伏之源則摧兇剋敵不足爲難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者也

死者生之根生者死之根

愚人徇物而貪生違生之理者促壽賢人損己以求道德其妙者固躬而不亡

疏曰此言人之在世貪生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致滅亡也鞠養身命必須飲食衣服此亦天然自合之理故莊子言耕而食織而衣其德不離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故知人生必資衣食之育養也然在於儉約處中則吉若縱恣奢溢過分則凶而反害其生也至若上古之人巢居穴處情性質朴亦不知有長生短促之理任自然而逍遙年壽長永後代真源道喪浮薄將興廣設華宇衣服純綵滋味餽膳越分怡養恐身之不康殊不知養之太過役心損慮反招禍患爲促壽之根本故曰生

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者至如道德之士損已忘
劬以求長生之術或則餐霞服炁辟穀休糧心若
死灰形同槁木世人觀之必死之象殊不知長生
之根本也故曰死者生之根也夫將帥之體能知
倖生卽死必死而反生者則全軍保衆爲良將焉
故兵術曰致兵於死地而反生此是強兵戰勝之
術也莊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示貪之害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持而貪則其害不窮也

君子勉善而感恩恩生於害也小人辜恩而起害
害生於恩也

疏曰此言人心向背恩害互生也本來無害亦無
恩因救害而有恩則恩生於害至如賢人君子小
有患難得人拯拔懷恩感激終身不忘是恩生於
害也至如小人承君子之上恩顧身居榮祿不能
戒慎終始保守一朝恃寵失權身陷刑網不知已
過反生怨害此曰害生於恩道德之士感天地覆
育之恩不辜至道生成之德修善行正反朴還元
則無害可生於恩恩亦無由生於害不將恩害以
撓性守靜默以生淳和至如恩害相生寵辱更致
者小人之道也爲將帥之體不負皇恩不驕榮寵

慎終如始保守恩光竭力盡忠成功立事恩亦無由生於害害亦無由起於恩以道德臨戎有征無戰豈不美哉故云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見星流日暈風雨雷電水旱災蝗而生憂懼殊不知君臣道德政理淳和矣安撫黎人轉禍爲福以此時物文理哲唯聖我知之者矣故天地懸日月以照善惡垂列宿以示吉凶皆道德自然之理矣愚人仰視三光觀天文之變易覩雷電之震怒或寒暑不節或水旱蟲蝗恐禍及身悉懷憂懼

愚人以此爲天地文理聖也時物文理者但君懷廉靜臣效忠貞獯鵠不喧邊烽無燧兆人康樂寰宇寧泰縱天地災祥無能爲也聖我以此爲時物文理者故家語云殷太戊之時道缺法邪以致之孽桑穀忽生於朝七日大拱占者曰桑穀野木合生於郊今生於朝國亡矣太戊恐懼側身修德思君臣之政明養人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十有六國則桑穀無能爲災夫子曰存亡禍福皆在於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則妖禍不勝善政惟夢不勝善行又堯遭洪水九年湯遭大旱七

載兆庶和平人無饑色何者爲君有道政理均和
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雖有水旱不能爲災也水旱
者天地也文理者時物也若明時物之理者皆能
轉禍爲福易死而生故曰我有時物文理哲夫爲
軍帥之體日暈五色星流四維恠獸衝營野鳥入
室以天地文理示其災祥但能修政令設謀慮思
撫士卒轉禍爲福則敵何敢當此乃時物文理哲
也

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下章一百三言
皆使人深思靜慮恩害不生曉達存亡公私

隱密開物成務觀天相時故曰下有強兵戰
勝之術也

讚曰絕利一源三思反覆徇物之機生死在目
樂出安靜恩生害酷天地災祥時理爲福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良曰天地之道浸微而唯勝者也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良曰言陰陽相推激至於自化在於目乎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不可爲因以制之

亮曰深矣善矣天人見之爲自然英雄見之爲制

愚人見之爲化也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鳥獸之謂也

良曰鳥獸之靜曆不能機也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

萬一決也

神樞詭藏

六癸卽玄女符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此七十言理盡不疏也

黃海

卷第

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定

玄石山人孫穀子齋閱

紀藏二之三

陰符經

張果註并序

叙曰陰符自黃帝有之蓋聖人體天用道之機也

經曰得機者萬變而愈盛以至於王失機者萬變

而愈衰以至於亡厥後伊呂得其末分猶足以拯

生靈况聖人乎其文簡其義玄凡有先聖數家注

解互相隱顯後學難精雖有所主者若登天无階

耳近代李筌假託妖巫妄爲注述徒參人事殊紊
至源不慚窺管之微輒呈酌海之見使小人竊窺
自謂得天機也悲哉臣固愚昧嘗謂不然朝願聞
道夕歿無悔偶於道經藏中得陰符傳不知何代
人製詞理玄邈如契自然臣遂編之附而入注冀
將來之君子不失道旨矣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自然之道无所觀也不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
心深微而无所見故能照自然之性唯深微而能
照其斯之謂陰執自然之行无所執也不執之以

手而執之以機機變通而无所繫故能契自然之
理其斯之謂符照之以心契之以機而陰符之義
盡矣李筌以陰爲暗以符爲合以此文爲序首何
昧之至也

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者命物時功神也傳曰聖人之理圖大而
不顧其細體瑜而不掩其瑕故居夷則導道布德以
化之履險則用權發機以極之務在匡天地謀在
濟人倫於是用大義除天下之害用大仁興天下
之利用至正措天下之枉用至公平天下之私故

反經合道之謀其名有五聖人禪之乃謂之賊天
下賴之則謂之德故賊天之命人知其天而不知
其賊黃帝所以代炎帝也賊天之物人知其天而
不知其賊帝堯所以代帝摯也賊天之時人知其
天而不知其賊帝舜所以代帝堯也賊天之功人
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大禹所以代帝舜也賊天之
神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殷湯所以革夏命也故
見之者昌自然而昌也太公以賊命爲用味以取
其喻也李筌不悟以黃帝賊少女之命白日上騰
爲非也

五賊在乎心施行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傳曰其立德明機用妙發之於內見之於外而已
豈稱兵革以作寇亂哉見其機而執之雖宇宙之
大不離乎掌領况其小者乎知其神而體之雖萬
物之衆不能出其曾臆况其寡者乎自然造化之
力而我有之不亦盛乎不亦大乎李筌等以五賊
爲五味順之則可以神仙不灰誣道之甚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傳曰人謂天性機爲人心人性本自玄合故聖人
天能體五賊也

黃海張註
天歿殺機龍蛇起陸人歿殺機天地反覆

傳曰天機張而不生天機弛而不死天有弛張用
天有否臧張則殺威行弛則殺威亡天殺之機息然
天以炁爲威人以德爲機秋冬陰炁嚴凝天之張
殺機也故龍蛇畏而蟄伏冬謝春來陰退陽長天
之弛殺也故龍蛇悅而振起天亦有寒暄德亦有
寒暄人亦有寒暄德刑總肅君之張殺機也故臣
下畏而服從德失刑偏君之弛殺機也故姦雄悅
而馳騁位有尊卑如人有天地故曰天歿殺機龍
蛇起陸寇亂所由作人歿殺機天地反覆尊卑猶

是革太公諸葛亮等以殺人過萬大風暴起書若
瞑以爲天地反覆其失甚矣

天人合歿萬變定基

傳曰天以禍福之機運於上君以利害之機動於
下故有德者萬變而愈盛以至於王无德者萬化
而愈衰以至於亡萬變定基自然而定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傳曰聖人之性巧於用居窮行險則謀道以濟之
對強與明則行義以退避之理國必以是行師亦
以是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傳曰九竅之用三要為機三要者機情性也機之則无不安情之則无不邪性之則无不正故聖人動以伏其情靜以常其性樂以定其機小人則反此故下文云太公以三要為耳目口李筌為心神息皆忘機也俱失陰符之正意

謂之聖人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

傳曰夫木情靜動而生火不覺火盛而焚其質由人之性靜動而生姦不覺姦成而亂其國夫明者

見彼之隙以設其機智者知彼之病以圖其利則天下之人彼愚而我聖是謂生者自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无不謂得道之理也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傳曰天地以陰陽之炁化萬物萬物不知其盜萬物以美惡之味饗人人不知其盜人以利害之謀制萬物萬物不知其盜三盜玄合於人心三才順動於天理有若時然後食終身无不愈時然動庶績无不安食不得其時動不得其機殆至滅亡

黃池 張註
故曰食有時百骸治動有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不神所以神也

傳曰時人不知盜之爲盜只爲神之能神鬼谷子曰彼此不覺之謂神蓋用微之功著矣李筌不知此文意通三靈別以聖人愚人爲喻何甚失也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傳曰日月有准運數也大小有定君臣也觀天之時察人之事執人之機如是則聖得以功神得以明心宜理合葬之善也筌以度數爲日月以餘分爲大小以神炁能生聖功神明錯謬之甚也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傳曰其盜微而動所施甚明博所行極玄妙君子用之達則兼濟天下太公其人也窮則獨善其一身夫子其人也豈非擇利之能審小人用之則失其身大夫種之謂歟得利而亡義李斯之謂歟豈非信道之不篤焉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傳曰瞽者善於聽忘色審聲所以致其聽聾者善

於視遺耳專目所以致其明故能十衆之功一晝
目之中三而行之所以至也一夜之中三而息之所
以精也故能用萬衆之人筌不知師是衆以爲兵
師誤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而口鼻李洪之語煥
傳曰夫心有愛惡之情物有否臧之用目視而察
之於外心應而度之於內善則從而行之否則達
而止之所以觀善而懲惡也筌以項羽其目機心
生於物以符堅見機心死於物殊不知有否臧之
用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傳曰天以凶象咎徵見人能儆戒以修德以迅雷
烈風動人之恐怒以致福无恩而生大恩之謂也
李筌以天地不仁爲大恩以萬物歸於天爲蠢然
與陰符本意殊背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傳曰未發謂之中守中謂之常別樂得其志而性
有餘矣安常謂之自足則靜其志而廉常足矣筌
以奢爲樂性以廉爲靜殊乖至道之意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傳曰自然之理微而不可知私之至也自然之效明而不可違公之至也體聖體之亦然筌引孫子云視卒如愛子可以之俱死何也

擒之制在炁

傳曰擒物之以炁制之以機豈大小之才乎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筌不知擒義誤以禽獸注解引云玄龜食鱗黃腰啖虎之類爲是悲哉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生者人之所愛厚於身大過則道喪而死自來矣死者人之所惡於事至明則道在而生自圖矣福

理所及謂之恩禍亂所及謂之害損已則爲物之所益害之生恩也筌引孫子用兵爲生死丁公管仲爲恩害異哉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虞愚我以不愚聖人以其期聖我以不期其聖

傳曰觀天之運四時察地之化萬物無所不知而蔽之以无知小恩於人以蒙自養之謂也知四時之行知萬物之生皆自然也故聖人於我以中自居之謂也故曰死生在我而已矣人之死亡譬如沉水自溺投火自焚自取滅亡理國以道在於損

其事而已理軍以推在於亡其兵而已无死機則不死鬼神其如我何无生機則不生天地其如我何聖人修身以安其家理國以平天下在乎立生機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機也除死機以自取其生情者死之機也筌不瞭天道以愚人聖人體道愚昧之人而驗天道失之甚也其聖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注在
上文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傳曰自然之道无爲而无不爲動靜皆得其情靖之至也靖故能立天地生萬物自然而然也伊尹

曰靖之至不知所以生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傳曰浸微也天地之道體著而用微變通莫不歸於正微之漸故能分陰陽成四時之順也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傳曰聖人變化順陰陽之機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冥之利自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注在
上文至靜

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傳曰道之至靜也律曆因而制之不能叶其中鳥

獸居之謂也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

其傳曰八卦變異之伎從是而生上則萬象下則萬機用八卦而體天用九疇而法地參之以炁候貫之以甲子達之以神機閉之以詭藏奇譎之蕩自

然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傳曰陰陽相勝之術坦微而不違乎本明之信可
天明故能進乎精曜象

黃海

卷第

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輯
無菴居士韓 敬求仲閱

紀藏二之

真龍虎九仙經

羅葉二真人註

天真皇人語黃帝曰子欲修其身先須靜其意

葉公曰凡修長生久視者先忘意無七件事方始
得成故曰先須靜意

無散亂無煩怒無起著無妄想無貪愛無邪淫無放

逸

羅公曰凡修道散亂其意不堅何時得就若有嗔怒其心神燥放逸成散亂也又不得起諸緣著故修之要一意精勤無諸妄想又其意多爲貪愛起邪淫故其心不忘其事不成但無貪愛豈有邪淫凡修身一志不要放逸若放逸則不成假使一年功修得十一箇月日已上放却一兩日再修之前功勞皆失也是故不離時餉放逸其心

內安其神外去其慾

葉公曰內安其神者黃庭經云人有五臟六腑三魂七魄毛髮已來皆有其神常叩齒集其神或三

十六通或二十四通內安神無令散亂切忌姪欲也羅公曰安神者叩齒想於三魂作仙真之形人身之福神也號曰胎光爽靈幽精想之如有願具告之必從其事鎖於臍下三魄安則衆神安三魂不安則衆神不安故黃庭經云三魂陽神也好人修身若人姪欲其精枯泣告爽靈爽靈既知則離頂門頂幽精憂人精枯泣告爽靈爽靈既知則離頂門頂門胎光光乃漸減神乃散亂也故衆神不安人則患生神散曰死故外去其欲也

當修其事若衆患起以氣理之

葉公曰此者是天真皇人故引黃帝問也
黃帝乃問天真曰凡修其道豈有患乎天真曰凡人
有遇道晚矣已泄其真氣氣虛敗也

葉公曰未遇之前多施泄也

帝曰如何氣理天真曰少用水大用火一切大患無
能拒於火也

葉公曰夫水火者古聖大藥也不在於外凡人身
上有水有火雖互說不同其歸一也心爲火應離
腎爲水應坎凡修道造金丹須憑龍虎水火也先
靜地戶如水後下龍虎交之有度用之有數下心

火燒能理衆病虛者補顏如童故曰龍虎金丹大
藥也故諸患皆愈也又有患少者以法水洗從頂
至足用腎水洗之也又有患大者從足至頂用心
火燒之也又有大患乃爲無常至用火拒煞鬼法
度並見下注羅公曰凡用水火理病患皆一息內
也用水想腎藏兩條黑氣如烟直上至頂如烟滿
泥丸宮化爲水自泥丸洗下之至臂洗之了入五
臟六腑及至足了舉足起以意想之歸本腎宮若
患癰疽等病想入大腸自然轉動也若用火者心
下火至左右足上至手及頂一息之中九壯其氣

病自除熱則用水冷則用火

若學道瞑目鼻上望寸絲亦不得想離其本腔起之

卽爲定

起者不進也

葉公曰以本意在鼻上曰玄牝門諸事俱捨不挂寸絲離其本念定息起其來去不出不入也爲之定法羅公曰玄牝門者鼻也與肺合其出入息今爲定法鼻上住息一意堅守爲定故曰守一也

諸境不得逐抽掣何模樣次入眉間觀白毫光業現羅公曰如鼻上定則觀諸境不動如龜毛兔角抽掣自然向眉想之白毫光明見三世事以定力故

切不在著諸境必觀之在眉間俱現

眉上力極移入頂中三件定實功乃騰矣無心無著外想不入衆禍不加從九至九鍊七至七

羅公曰從九至九一度鼻至眉眉至鼻鼻却至頂皆三度曰九從九至九每日造九度乃九九八十一矣造作至四十九日必自定矣一伏時不出不入葉公曰定力得者必成真仙也

若愛來與去久隱在世間當想開頂門黃霞滿天地羅公曰此法修之隱跡遁世也從脾上起黃雲撞頂男左掩右女右掩左男修之黃雲舉起撞左想

左邊高然後聖身出時用手壓右令下也女修之
黃雲撞右邊想聖身出用手壓左畔下然後方出
葉公曰虛無也此法黃雲遍滿內外感應體上俱
黃也脩此法起黃雲每日撞於頂門一息內撞三
七度凡每日如斯作二十一遍也如斯二十一日
也能出黃氣故曰黃霞滿天地也

真心細想內自有神用意行之去來自在欲離其腔
黃霞重蓋

羅公曰真心細想身上靈冥坐在金堂玉闕之內
用意想此靈冥乘黃雲起來開頂門乘黃雲坐力

極歸頂門內閉頂門却入金堂玉闕又想出入如
此數凡四十九度也故經云六時行道四十九遍
也凡離身之時須留黃雲一朵蓋頂門然後乘黃
雲一朵下了迴面看本身也但修行無間斷方成
至四十五日當有水壘形現也諸人方見一百八
十日自然去住自在凡去時身上下俱如冰雪也
迴來時還開頂門歸身上下俱暖也葉公曰仙家
睡法卧而爲之亦如羅公所說也不論年月多少
去時如睡也迴時而睡覺也

或歸住本體或離入他身或別從初起或奪他安已

或令他離體或方便相救或廣施安隱或自利損他
罰著身必墜此法實無虛承劫只如是

羅公曰此者神仙也身隱凡世神氣俱靈出入分
明曰神仙也亦曰氣仙來去自在若犯仙戒取次
必被罰也葉公曰神仙之作用也若更求真仙及
修上昇天仙之行皆在進修作用也

此法爲小術自利自家修久住於世間自在常出沒
一投胎二移舍三舊居四奪位若修分身法須待陽
數興冥心坐靜室分明鍊五神

羅公曰凡修身須近一陽生方動功也夫金丹大
藥皆在冥心心若一著無有不成若蒙至人傳訣
依法修之切在戒慎分明靜室息諸事想恍惚之
中有神曰靈冥也鍊五臟氣方成大道故道德經
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葉公
曰夫大道不遠只在人身恍惚杳冥皆自習學故
老君云吾本學習非自然也先須習於前來定法
後待一陽冥心靜室乃鍊五臟之精氣方爲修道
也

頂上藏太陽四十五數足

羅公曰日者魂也屬陽月者魄也屬陰故真仙無

影純陽也又吞日華諸家互說不同唯有鼻接而
不搐者妙也有一方不用河車便自玄牝入直至
頂門三點仰之卽頂後如圓光也此經不言河車
定不用也日四十五度至四十五日自一陽至立
春也陽之數也葉公曰日魂月魄凡日爲陽數乃
陰數之八九七十二也月爲陰數乃用陽數也九
九八十一也今此法純陽故使四十五數也不使
河車順天道左轉自玄牝隨定至頂後也凡四十
五度至四十五日共計二千二十五數也
眉下五輪旋還在定中起

羅公曰五輪眼也定中運水火於目中故云還自
定中起也

火中有木神水內有金氣水火五藏交來往不離土
羅公曰真龍虎者眼爲五輪王火有五輪王水水
難得先閃水下含養於口中從閃火下入肝肝爲
木木色青故爲青龍也水入肺肺爲金金色白故
爲白虎也龍火從左下入肝穿右出却來入左虎
水從右下入肺穿肺左出却入右者五藏氣交也
葉公曰青龍晝先行白虎後去屬陽也晝二十四
度也夜白虎先行青龍後至屬陰也夜三十六度

也書行四六數夜四九數也耕種脾上生黃芽爲命根

然後想真精兩腎合一氣心血下結成方成嬰兒象羅公曰真精內津也身象鼎也左脚壓右足兩手俱身後如鼎虛三足凝結以心血蓋之結之方想成嬰孩如巳之形貌無異也其孩兒雖結就黃芽脾上生方爲命之根也

土上有黃芽方爲巳之命

葉公曰精暖血熱結之爲胎如婦人交感亦因精血成胎也今之聖胎自己所造不自外來方爲聖

也凡女人修之亦想腎出精入血海內凝結成形也然後食黃芽大藥黃芽大藥真龍虎丹砂以爲命之本也

日初入照水百度日踐影兩腎日月光各出赤白氣羅公曰凡結聖胎後須鍊聖身每日日出卯時冥心靜坐想右腎爲月月出赤氣赤氣入水變白如半月之狀乘聖身起想左腎爲日日中出白氣白氣入水變赤如火在半月下乘之漸漸舉起至金堂玉闕乃被頂上前來四十五日收者太陽照之其聖胎纔被日光照著驚投水中一息內作也每

時作三十三度自卯至辰巳三時共合九十九數
葉公曰聖胎每日自卯時鍊之至午前一百度也
每想兩腎爲日月日出白氣入精海變歸本體還
元赤也月出赤氣入精海水內却歸本體白如半
月自精海內乘嬰兒起右日中白氣化爲赤火如
圓光外火焰也每度被頂上太陽照之其光自頂
分明入五臟直至明照著其孩子嬰孩翻身入精
海內了却再想日月起象也並圖於後學者切須
審詳看之其法用九十九假如至一百度剩亦無
妨也

夜夜七七出頂門自有應十月與身等冥冥爲地仙
羅公曰聖身就夜夜日精海中乘紫雲起來至金
堂玉闕中一一遍觀從頂至足備認之然後突出
頂門乘紫雲定息息極方下來入金堂玉闕也方
開息却再任息準前出如斯四十九遍也十月滿
當其二身大小長短形貌同也獵步離身隨意自
在葉公曰地仙者勝神仙也出入一如神仙法惟
有聖胎十月不同晝夜用功也成後日中無影乃
與衣服著兔凡人覺察與凡間衣服及帽天上日
照影中見戴帽圖得日中有影故號曰隱形也獵

步一百八十日可行萬里也入山爲地仙
鍊腎臟之氣出入於耳中如斯一百日方住江海內
羅公曰水仙者當定息鍊氣想腎爲黑雲出入於
耳內來往一百日後入水自有水中得道之類請
爲王當也葉公曰水仙雖功少一百日見不如於
地仙也

鍊精華爲劍巡遊四天下能報恩與寃是名爲烈士
羅公曰列仙俠有九等不同第一天俠第二天俠
第三靈俠第四風俠第五水以第六火俠第七氣
俠第八鬼俠第九遇劍俠第一天俠本天仙奉上

帝賜劍也第二天俠已修上真昇天之行又復鍊
炁爲劍劍第三靈俠已是地仙鎮居山嶽及鍊就
劍七萬里間有不平之事飛劍立至謂之靈俠第
四風俠亦是地仙鍊得劍七修之間斷未通極靈
知有不平通風處身劍一時俱至也第五水俠本
是水仙鍊成號曰水俠無水不可飛騰也第六火
俠修之自焚起亦號火光三昧鍊七劍成了身欲
飛騰須化火一團乘而來往故號火俠也第七氣
俠唯學定息氣便將精華鍊劍劍成如氣仗而往
來號曰氣劍也第八鬼俠人不見其形本修神仙

水墨形水墨劍也出入往來如氣不殊第九遇劍俠者或因遇於寶劍亦得隨意東西變現也葉公曰鍊劍者先收精華後起心火肺爲風鞴肝木爲炭脾爲黃泥腎爲日月精罡也腎爲水脾土爲泥模身爲鑪一息氣中爲法息成劍之氣也磨之於膽也心爲火再燒精華內淬又膽上磨九度了一度一度磨時肝血染著故曰耶溪鐵打卽精華也師子膽磨麗水金粧卽心火燒時肺爲火爍金鎔滴在劍上也蛟龍血洗磨時肝血染著也若鑄金鎚又則不同每咽日月華納歸肺藏肺緣屬金故

號金鎚也又金鎚出準前是黃金本肺應白何得却黃本肺臟是脾之子肺主涕若吞日月華納歸肺一十二月滿舉心火下火鑄之火尅金故一時鎔下脾爲土爲模也號子投母乃隨母之象脾黃氣起拒火之力方成金鎚凡鑄劍就者卽爲列仙也烈士遊四天下宇宙之中折平處衆不得非爲也有人遇者傳得金鎚七劍皆有神通也

鍊五臟之精各滿九九數金鼎收其氣身騰而昇天羅公曰夫鍊五臟氣凡秋七月水生方鍊腎十月立冬木生方鍊於肝正月火生方鍊於心四月金

生乃鍊於肺土旺四季脾氣鍊之無時每氣八十
一日五氣俱就乃出入俱自在也或左右手五指
之內出光明五色或頂門或足下五雲俱捧故乃
昇天矣葉公曰凡修此五臟氣成假使未朝上帝
乘之遊四天下自在無障碍也若待上帝天符來
詔方去朝天騰身昇天且佳物外也
聖身離俗塵綿綿而默默定中却投胎再修還再結
一紀變四身漸漸準前化現之應無盡方號真變易
此法皆順成斷無逆化也

羅公曰不逆化者謂不焚身並不降三尸九蟲也

別有一法爲之鍊形焚身化火從下至頂想如紅
燄徧於一身想三尸九蟲七魄俱出也乃成逆化
今法俱得道也三尸九蟲七魄並同昇天也葉公
曰順者爲大限至不與他爭而化火相拒或用三
昧定息鬼神自伏也或用三昧定化火曰燄慧地
也或移舍而避之故曰順成斷無逆化也凡學之
者切在堅心也

此經非人勿傳

羅公曰恐後不曉而圖於後凡傳者先須齋戒於
甲子甲午北面作禮而傳傳本者爲師受者爲弟

子或若非違卽獲大罪

龍虎中丹訣

元始道要妙本冲和朴散兩儀氣降萬物生殺之柄
流浪不絕太玄之機其孰可知視形有道忘形得道
惟精一身之主惟氣一身之真惟神一身之靈精氣
神三者惟心可以動合變化也日月天地之至精坎
離人身之至藥使坎離交媾日月於玄宮成真丹者
見乾坤造化知生殺樞機也形遺神化妙合太虛是
謂真仙至要返本還元子後午前行復之乾自邁終
坤得吾丹者六年忘聲色情欲遠萬緣行至九年丹

成胎化遂爲真仙昇入無形得人授之者法先齋心
潔身上聞上天置生死二字於淨器中探得生字則
天意大同然後鑄金石誓契刺血書丹經付口訣呪
印法式若非其人

天意不同妄授者罪及九祖祕之慎之無忘天誠

龍虎作用頌

竒哉三十輻輳輻同一轂子後與午前陰陽無暫縮
乾坤造化時龍虎交五六功滿上昇日方信還丹速

觀像



冬一至一陽生起火

從凡人聖

以假得真

如雞抱卵

元精結成

復

在巳

胎室頌

何事最為良元精日月長丹田深處用玄牝裏頭霜
真炁凝為室靈砂結作房靜思達聖理端的不尋常

胎陽頌

五賊見何昌玄元事可詳聖丹生出味靈液透來香
腹裏乾坤秀壺中日月長從知真法後一氣自鏗鏘

入室漏明

純陽體因陰

龍

立如果結子

虎

造精力成九

交

九純陽方可

五

得生丹砂大

六

精得金刀并

召陽成真

胎神頌

欲得轉神清須當秘取精六龍奔電影一馬驟風聲
意脫紅塵急身騰碧落輕但能修此志不久到蓬瀛

胎靈頌

要覓到胎靈先當苦鍊形一真如有王三三王自然昇
異骨朝金色仙壺鍊瑞星興功修此志莫倦讀黃庭
胎化頌當遊如翫六韻奉雷湯一熱神風聲
功滿忘形日胎仙欲化時祥光生卧室神水出華池
天樂朝聞奏陰魔夜哭離迴頭謝塵世凡骨豈相隨
真火咒

陽精陽精來保吾身吾胎已靈同合其真急急如律
令

真水咒

太陰玄精爲我胎靈安其魂魄守護真形急急如律

令

周天式

周天共成三百六十五數乃日月一歲所行之日閏
餘小大積而終於內行其四卦者五行統用蓋五行
於四時也此則備見

震

東春分日卯時向卯念咒九遍九度行火每度
噴華池水十一口共成九十九口之數也

離

南夏至日午時行向午念咒三遍三度行火每

度噴華池水二十七口共成八十二口之數也

炁

☳西秋分日酉時行面向酉念炁七遍七度行火每
度噴華池水十口臨後十二口共成七十二口之數
也

坎

☵北冬至日子時行面向子念炁五遍五度行火每
度噴華池水二十口臨後二十八口共成一百八十
口之數也

行火炁

鬱儀結璘玉珮金鐺流金火鈴急急如律令

龍虎水火中丹九候

一年聖胎已立仙可求金精躍躍衝關浮先除心境
殺陰鬼心經上湧華池水陰陽擊搏生風雷魂魄飛
揚驚夢寐忽然六腑生微痾因守真丹病自治

二年龜池夜覺丹霞起赫日明蟾騰海底形容晝觀
神氣清百骸無病自調理坐居暗室神光現雙目時
時若驚電夢中常抱嬰兒歸此是還丹第二轉

三年真丹千日將成功金闕玉鎖闈重重鳴雷一鼓
海水沸驚汗流濕關節通華池瀝瀝懸明珠再烹再

黃海
漱成凝酥可能療人濟苦患服之百日災自除
四年色境無心除嗜慾三田六腑光同燭朝朝靈液
流瓊酥漸畏臙腥充口腹塵骨將輕變神室雙眼童
人如點漆皺臉重舒紺髮生學道方知身有益
五年五年之後復如何五味雖甘亦不和真陽氣足
常自飽所食皆宜不火多酒量無算豈能醉色澤增
鮮益神氣日喜離珠轉有靈自然身繼神仙位
六年鍊丹九轉成非遙孰視百步分秋毫返老何須
求外藥舊痕殘靨盡除消不餐自有胎元氣此法要
逃生死理志心百日功若何第一竒功無涕淚

七年內志清高合太虛凡情凡愛心境除九蠱下盡
三尸死魂魄不遊夢寐無陽精體立滋神府四體安
能畏寒暑定知生死不相忤華胥便是神仙路
八年功行周施陰德足三清自授真天籙陰陽變化
可預知人事舉止見災福潔身靜處避人寰觸目塵
紛狀往還胎仙可見有神聖真氣吁呵外汞乾
九年胎仙神晝欲騰飛靜中天樂聞時時常人對面
狀腥穢神彩自可怡容儀地神日見白衣出紫彤真
霞覆滿目此身忽化火光飛便是神靈脫凡骨

黃海... 卷第... 天都山史潘之恒景升定... 浮渡居士吳用先體中閱

黃海

卷第

天都山史潘之恒景升定

浮渡居士吳用先體中閱

紀藏二之

陰符經演上

明虞淳熙著

進卮寓一

瞻子開兌而鑿廣田之竅有籟於此以聒有熊曰是十七者率寓也若夫潢引而無極則卮也玄媪猶寓吾安得不寓彼卮而我卮從其卮于彼也有熊氏出正名百物強名而不得其君欲名無名強謂之天貸

蒼蒼乎爾強謂之道貸憧憧乎爾強謂之命貸其重
巽申申乎爾天理四曜則貸之玉理千縝則貸之強
謂之理貸條條乎爾寓天而天寓道而道寓性而性
寓命而命寓理而理貸僦其宅匪真宅者也寓陰符
而陰符吾其爲貸乎雖然吾與彼非寓也言無言無
言言羅千純正倫正倫純子丹子丹純色純之與衣
有合者也有合無已無已日出而啞爲谷言爲枿言
爲日言爲穀啐之言率卮言也寓化卮矣千里應之
寓而應者十七應卮以億循首盱目摔而相詔大笑
勿應應之斯執之矣見曉焉悸見化焉悸雀陰呼六

友波狂召四姓叟焉嗥焉則悸有殮而已矣且不
聞侯道華之稱乎仙無懵以懵入者以懵殮故言莫
若寓寓莫若卮卮寓也者堯玄懵人之生符也輕命
寶者死泄天寶者泄天寶者死輕命寶者夫是之謂
大當是以靈人尊嘿其次進卮其次進寓伯陽委時
以隣鬼海瓊斥思以代匠齊莊之言也瞻子屬言以
師梵開想以導瞽寓而放之齊魏白之言也齊魏白
齊莊之言也

霄度芒二

符以明竅奇器也而器安寓一者奇也三五七九皆

奇也斯首山之九鼎也命之氏係之姓被之名表之
字錫號定謚以尊之故曰先天曰谷神曰虛無曰性
根曰九宮曰九隅曰九室曰九巖曰丹田曰紫庭曰
黃庭曰黃房曰金室曰絳宮曰丹臺曰洞房曰明堂
曰午門曰天門曰禁門曰絳闕曰黃闕曰雄一曰雌
一曰真一曰天真曰大淵曰神水曰華池曰崑崙曰
玄紀曰玄關曰玄真曰玄丹曰玄根曰玄谷曰玄壇
曰紫府曰朱陵曰青房曰紫戶曰乾家曰坤位曰坎
府曰離門曰虛谷曰天谷曰天心曰天中曰天庭曰
天輪曰天關曰天罡曰天樞曰斗樞曰熬樞曰北極

曰蓬壺曰南國曰東峯曰東井曰西川曰圭峯曰甌
山曰山源曰霞觀曰燧林曰二所曰八區曰關元曰
家園曰龍窟曰鳳巢曰上田曰天田曰心田曰胃池
曰氣穴曰氣府曰氣海曰規中曰刀圭曰都關曰雙
關曰玉洞曰祖宮曰靈臺曰無宅曰腦宮曰流珠宮
曰極真宮曰丹玄宮曰寶瓶宮曰太微宮曰交感宮
曰中黃宮曰丹元府曰黃金室曰神明舍曰赤色門
曰戊巳戶曰三清關曰玉京山曰峩眉山曰三秀嶺
曰黃世界曰玄元竅曰歸根竅曰復命關曰混沌關
曰璇璣門曰神氣穴曰結丹處曰守一壇曰兩孔穴

曰西南路曰森峯間曰景漠端曰九靈房曰中嶽巔
曰中玄之山曰大羅天宮曰金胎神室曰玄關一竅
曰玄元上一曰白虎首經曰九霞光裏曰五行全處
曰中央正位曰九重玄戶曰玉鎖金關曰玄武二竅
曰朱雀七門曰衆妙之門曰玄牝之門曰坎離匡廓
曰有無妙竅以至曰土釜曰中央釜曰乾鼎曰金鼎
曰鉛鼎曰汞鼎曰內鼎曰外鼎曰水鼎曰火鼎曰陽
鼎曰陰鼎曰懸胎鼎曰硃砂鼎曰威光鼎曰雲蓋鼎
曰上天一鼎曰混元丹鼎曰坤爐曰玉爐曰鉛爐曰
汞爐曰內爐曰外爐曰陽爐曰陰爐曰藥爐曰偃月

爐曰太乙神爐曰東陽造化爐之屬統謂之奇器而
淵損絕慧窮年不知所奠卮言曰忝函萬聖智與離
朱無得也引之彌高由五丈至于無色卑之涉三輪
而無淵運之無旁幾于不可圍索之膚革則指先天
而來索之妙玄則指倚衡非遠蟻躩鳧浴弋滑心之
五禽鸞潛夔屈斥灰心之四果藉語心性形而上之
輒曰君子不器吾有利器敬問之曰何器也卮言曰
當其無有器之用俾陶鑄為器以變生于一廣成子
之術也詢其一謂真一難圖而已三五與一皆歸二
所將二之乎卮言曰二生三三生萬物將萬之乎卮

言曰器用五金器用八石食其液養翮而逸或委帑于祝融復鬼隱而龍匿曰五方之獸食之是且狻獬爰大獮于九州忽流入于垣室更愚我曰潛伏雌之翼伏若鷄子使我累劉操之卵而覓笑曰天地大象是安足軀天之樞北斗也要道魁柄統化綱紐執衡定紀轉降初九指雷門烹坎電而鼓鍊以成器者卵白之象也地之中崑崙也層城九重面有九井環八海鎮八極偃蓋火發五芝芬芳于鼎者卵黃之象也得象矣如其言求之既藝九微禮七元如張陵之儀而又以日入時西向思山人力倍伯微乃率無授器

者彼且卮言太白經天列宿周天匪歷象之法而峩眉玉京大元長谷具茨之山死夸父迷七聖非日車不至歸而求之姦女弭節于房中庶有冀也於是闢門人容成彭籛之徒列女鼎千二百其中一日而遇千二百毒幾死而猶卮言曰吾謂女者可不告而娶耶有母在焉西昇經曰太上養母能養母者可以長久故主器者必長子也及夫蹇修合而六禮成共俎合豔何器之有無已反諸身矣求空竅之似器者重闔閉肯綮塞前後尾閭僅僅二竅而一洩以之出破師云刺臍得矢吾其為蛤蟻哉登尺宅徘徊四帝之

所鑿稍稍疑之檢方術相人之書不曰天靈則曰天
庭不曰山根則曰中嶽而相一劉者標眉痣惜眉傷
此又何也出見羽士星冠而岳冠者曰吾師長桑虛
白刑翁鶴奴爲之喀然悟曰崑崙北斗備是矣猶故
不得其門而入向之爲厄言者至曰吾不諳若以山
斗子詎疑我之圖錄乎傳八角八會之書謂之洞經
方且爲安國方且爲王烈而伊人猥言竒器載于是
則三請譯焉其文曰眉間却入三分爲守寸左右爲
房戶入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田四寸爲
流珠五寸爲玉帝之宮大中臨明堂極真臨洞房玄

丹臨田而居太乙太皇臨流珠而居老君其宮各有
主者而雄五宮多集神顧驗不及雌四宮法在內盼
見真而玉晨君七言之詠委奧矣但思一部壽乃無
窮一者上一也又有中一宅中田下一宅下田以丹
元橫津爲之門而洞房明堂田田有之通稱三一云
中下二一之神性好樓居恒遊神上方人間如帑死
氣穢賤不樂久据也用尸魄故下治之耳然率不得
一入洞房亦時時精氣哺上一問精氣所從來則
由上一致之亦猶子用父帑之類也寫七于鼎化琳
漿而結金粉一一餒其餘以歸憧憧源源準天符莫

敢越而當其未臨有守室者人則屬之子矣或守臺
闕命曰天門此以迎真爲要陶氏之世守也或守明
堂命曰布政此以統錄爲要張氏苧氏之世守也或
守洞房當帷薄之內命曰交媾此以生育爲要舒氏
周氏黃氏之世守也或守雌一巍巍尊高命之曰無
上此以清升爲要許氏楊氏華陽之世守也當守室
而降真鼎與偕來從所奠鍊液焉今故未知奠鼎何
地子乞言列真而可於是築宮象墉城徵郊隣之定
磬而禋祀祠朝夕弗懈其至彌杳以詰伊人伊人曰
子以孰爲列真乎而祠之盍思奠鼎之地已矣奠之

門有問鼎者奠之堂列而食見彈而求炙奠之房雖
曲密藝神器而匪吉奠之上而危奠之後而躓其奠
之田乎夫田也者丹田也丹田也者泥丸也大有上
經曰泥丸天帝三一者一身之靈宗百神之命根津
液之山源魂精之玉室胃池體方以受物腦宮圓虛
而適真萬毛植立千孔生煙德備天地混洞太玄夫
擇室者洵莫渝泥丸矣德備天地何所不備向之廣
喻輞橐於此此泥丸夫人所爲化母也息以此止藥
以此生符以此運丹以此養蟲以此制神以此出百
靈聚三花結五炁朝萬化生一一因之以入上一之

房而真一因之以反太微之宮非化母疇能若斯哉
泥之方攝地真也丸之圓攝天真也泥無專氣攝四
象也丸絕迎隨攝九還也仰升玄宮俯沉下門無須
問守而神見在也玉宸表其中立太極抗其領宗涓
子貴其超真少玄鬯其元旨金母標其徹通都水著
其高妙元始登引無鞅兆聖勃勃入口而證其壙垠
軒轅正名委大寶如苦窳而獨抱以為奇器此黃帝
子孫之世守也子獨無意乎瞻子聞之喜欲狂惟恐
其飛而食魚走而匿于鏡也急持之潔以三寸之管
臨目而思上下左右浮沉無定時侵玉洞時薄珠宮

執中無權汗浹目赤蓋外神無一至者而竟尤伊人
之終詒我矣從而絕卮言之倪順希言之教下帷距
躍闕絕姦邪墮枝如標枝斥明如喪明尸居而任斥
鷄之集鰥圍而息蕉鹿之爭瑾封大寶絕學杜德而
恒處其蟄伊人至覺之曰進矣而非其至也子廢吾
言亦廢兩伯陽之言乎其一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
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吾懼子之
爽于信也其一曰三者既關鍵念念以為常可以無
思難以愁勞吾懼子之丹苦而愁勞也物物不交泰
而平綿綿若存用不勤其庶幾哉腎之藏則志委志

者歸虛無心之官則思無思者處空房泰宇定而延
天光昏久昭明之信也當夫昏明之間無無磁引真
真燧傳天天珀拾月月映川擲火癸地剔斗玄關地
二之所一三五全乾坤性命旁羅韞焉天啓黃宮順
月令而九關關煬逐玄蟻引朱絲而九孔穿解結桃
康之堦拔尸命門之淵樞轄不動證運自遷是化母
之在田也經云獲無自育九日導乾坤母東覆形攝
上玄夫母出東井制會河源玉眸詵詵犀光上懸內
盼不力而九年之澤洞出焉是故守符守信名曰守
雌之善權吾懼子之空勞而爽若信也於是乎贊之

以卮言由子之道尋真見真之良導也由吾之言守
真登真之隱訣也泥丸於是乎得矣雖然仙真有言
金鼎近泥丸泥丸金鼎上假令寸度而得泥丸未或
能得金鼎也意者其太乙乎太乙臨爐似臨鼎耳岐
伯之學願會百會間不容髮而所治療絕遠彼二藥
投鼎由基中鵠二獸入室新豐歸犬信未通而議鼎
者悉卮言之淺也言未既有大笑于籀者曰子猶揣
量而不得外鼎奚以知內鼎哉內通外亦通可也守
外而遺內是外道也子希七真而不逮于五祖乎何
有伊人曰吾之道世世守之者直五七云乎哉長桑

明鏡莊生之師宋翟鎮元舒君之祖三茅二葛並傳
玄真衡仙衡子咸宗元一尹喜尹軌同養谷神彭宗
惠宗僉思上法至若許映韓崇希道絳音玉子許磻
桓闔鮑察李整王嘉韋節岐暉劉益王秉李少君徐
靈期朱孺子薛練師趙威伯楊昭慶王瑋玄爾朱洞
許栖岩陳道冲張玄賓張禮正張法樂張祖常張重
華周壽陵治明期鄭景世鄭思遠郭上灶王谷神魏
二翁劉虛谷劉元真舒虛寂回道榮譚紫霄敬玄子
羅浮先生閻丘大方皆守真一之最著者也且而南
宗不嗣鍾呂乎採藥九宮之上鍾君也雲攢五嶽之

冠呂公也平叔繼鍾呂爲命宗堯夫繼希夷亦爲命
宗堯夫曰自首生者命在首又曰不知乾無以明性
命之理而強執係胞之輪以爲命豈南宗之所謂命
哉順生人逆生丹含逆而取順一倍也西南巽西南
坤含先天而泥後天二倍也目睫飛鉛鉛離之物含
離門而尋坎戶三倍也一陽下墜二陽救之含井上
而從井中四倍也天門自生五芽地戶空儲五谷含
靈龜而觀朶願五倍也黃闕爲根願浮踵息含玄牝
之源而求呼吸之用六倍也觀混沌之七竅知近竅
之爲中含黃樞于天盤而就寄宮于地局七倍也神

道樂騰霞觀鬼道樂吟寒池舍昭昭之顯宮而趨冥
 冥之鬱獄八倍也善修以免厄羸得類而歸交感任
 天然之真候休閉息之妄為獨此一門差為近道而
 舍朱紫之相似就黑白之殊科九倍也倍師如此亦
 異於紫虛之守矣紫虛者蕭了真也學於彭耜耜南
 宗之高第弟子也紫虛之經曰首有九宮上應九隅
 其中一宮名曰天心火藥細微之要旨始終不離乎
 此往而質之耜耜無以難退謂其徒曰我若纖毫誤
 人萬劫風刀受考學南宗者不當爾爾乎耜之師為
 玉蟾蟾之言曰但觀奎婁莫守幽燕北杓玄紀離偃

月爐天罡而蟾師陳楠則世所稱陳泥丸者也泥丸
 哉泥丸哉紫賢握南辰而入洞房杏林著丹樞之非
 脾腎苟折衷於紫陽則所謂休分南北西東乾運潛
 藏飛躍者一言蔽之矣是故九倍者倍紫陽者也紫
 陽猶倍而況七真之闡性宗者乎蒙問曰命既在首
 性應在臍然歟否歟伊人曰吾聞之重陽曰性憑三
 耀命變五行出陰陽造化之端在清靜虛無之上腎
 前臍後安能容之縱上一之所如即首猶遠廬唐肆
 而泉曲隱圓果足以弭九真之節也耶故紫陽神玩
 瓊英煙流碧茨杏林駕火龍而出穴紫賢舞泥蛇而

上天翠虛跨無角之赤虬紫清掣海豐之紫電擊朱
橘之尸土解抱鶴林之駝衣空彼修命者而猶若是
奚疑無夢之素煒元化之大竅哉故曰頂者鼎也顛
者爐也氣者器也藍方十月懷嬰物而不化古之人
萬化生于竒器而身不化者未之有也何謂萬化凝
之搔額而得寶珠則金石信可致矣玄英化鶴而出
泥丸則禽獸信可羅矣義山見白元君于洞房則姹
女信可媒矣仙經冷然于子微之腦則洞經信可通
矣皇甫呈珠焰于頂門則鉛汞信可鍊矣桓闔朝大
帝于元宮則列真信可接矣感庭秋置文繡納器皿

歸二童于冠中則爐鼎丁公信可据矣鑒夫出神劍
于眉間彈鋏而舞則負甲持符火鈴十絕之幡信可
致矣朱君生風雨于方寸之房敬玄望崑崙于三頃
之田子元掇五星于神庭之戶葛越騰五雲于昂簪
之表則天地山斗萬象森然于吾宮者信可觀矣吾
卮言者乎吾妄言而子妄聽之者乎吾與子皆一部
之所羅也若黃帝若玄女分處于吾與子之一部而
各具焉者也若竒器之氏竒器之名竒器之號與謚
又一部之母所咳而名之者也一部一器也一器一
部也一無一也則用空用無二賢四果之不足與鄰

黃海
陰符演上
者信可悟而契矣伊人言已垂芒忽收霄度天寥琳
和希聲瞿子以方于華胥之景遽然覺喟然稱曰息
久發明明圓滅漏吾猶之師艷喜也

英玄想三

機在目而仍盜機者萬物盜吾之目耶吾乃受宥冥
之戮吾盜萬物之目耶吾且爲孫皓之續瞿子曰否
否機自機而盜自盜也請爲目論夫存乎人者莫良
眸子矣撫顙以及踝有熒熒如目者乎避景襲燭蒙
首而搖背九光四照有如目者乎飛土之宅百脉荻
焉五臟苗焉十二色敷華焉以設陰陽象斗日月焉

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玄珠氣之精爲多白眼血
之精爲窠之大絡肌肉之精爲之緹東而瞻理乎腦
紫煙徹于紫庭三素縈其八素裴劍至謂與天地合
體亦見見之論也玄符未降上醫下仙操金鏡以啓
職空青之餌寶鏡之思洞關朱臺之憇玉門華房之
檢索三圖按二九披綠經喃陰祝蕤丙丁洞視之符
可小得益耳非所以贊瞻明毗立明也符來大盜起
金鏡逆執于盜手是故有觀命之目有觀天之目有
觀物之目眚而得藏于重淵負而趨納于大淵抄而
奪高撥于九淵其觀命也毋亂魄毋失仁蕤籥歛扉

儲氣榮衛之門恬惓閉視覆我靈烏煥照子室哺我
玉珠此河上公塞兌愛視之首經而請城真人所爲
啓不妄之途也俄而六足跌蹠儀璘高奔展輪相逐
而叩天閭時爲觀天觀天者觀天之道也都關一縱
爰運道機雙關二橫內轉心機心與道冥非橫非縱
鄰新伊而鍵三洞順炎上之性正位乎離以爲道用
不眴不逃不朦不寐而歿其慧覺其夢內攝列真帝
所甚樂艷諸利而凝然其不動視軒若机視垠若室
視流鈴歛火若墜石視八威六丁辛靈秀電若社鼓
之劇視龜蛇龍虎之啗如博一擲視空歌廣鈞仙伎

阿娜如張幘繪如與上偶而相植魚目視姬狐目視
神牛目視百卉之春素嬰之目不見可欲而若思若
營任目之才竭目之力鰥心官而弗予之秩此觀天
之法也古之至人爲目不爲心故平叔賦其危道光
賦其失翠虛賦其歸泉知明賦其外逸以至玉晨沉
默之唵隱藏之章慄慄乎逆取順守之艱矣而後恍
恍惚惚其有物循五時据九宮燠寒惟令管括惟鄂
揮持而一一而二二而三三而萬而能觀者與所觀
者岐出而莫爲之合合萬物者存乎帝帝宅中歟相
見乎離芸芸者觀其復而闔歟其在扶桑之歌曰八

窓無常朗有冥亦有靈語符候也曰可見玉清虛無
老六神會集虛中冥語靈構也昴日氏月與威斗之
真合明而飛神洞視十虛流盼三清其爲弘益可勝
紀哉是故夏侯行眠而不躓涉正揚睫而霆震姚坦
小劃而光裂是觀命之益也武目紫光日中見斗梁
目白光地中見物張如珍鏡覽千里軒轅集景燭數
丈是觀天之益也天無二日物無二靈其明可合亦
復可分中黃分之以煉幽魂元始分之以惺世盲榮
陽君分之眊者委杖而良於行是觀物之益也始乎
爲盜終乎爲聖人聖其盜乎盜其聖乎明而可分天

下皆盜盜吾目者無罪無罪有益此之謂聖人之政
蒙曰善爲盜矣焉用殺曰是殺機也攝荆卿死衛玠
車見之重鳥見之飛魑魅魍魎見之而滅沒可生可
殺而不可使膠其轄罌入離魁臨乎坎龍血玄黃罌
入坎魁臨乎離雀羽摧拆金公盜機開堦起蟄姪女
盜機而甘露瀝液非左軍右軍安所定萬化之基哉
軍之司殺也有利器二焉一曰石二曰劒夫虎目爲
石星精爲石雷火爲石不死不殞而不擊其光匪石
人知鍊石安用八石誠以不死之死不殞之殞不擊
之擊而化靈石靈石匪石吾壹恠夫世之煉石者誤

讀明夷淪溺陽羲庸詎知局隔翳景六獄無延光之
 基藉令凝注而入上有瞽矇下有積塊是死虎之迷
 離也亦終不得石不得石者機失劍與石同冶而出
 劍升石沉沉可使升升可使沉竝受鑄於離門玉液
 之石金液之劍均也雲房有言鼻通三劍蓋中獄之
 首三日艷焉無上宮主佩其天遁伐惱營魂申吳鈞
 于眉際而艷野平李鑿夫劍出眉宇爍爍電翥彈鋏
 歌舞已復請貯此二劍者道劍也天目之化也而庸
 妄人俯窺玉莖繆曰煉劍既喪其元又喪其德借哉
 其不講于劍術耳湛盧飛而入楚鑊邪躍而騰淵非

神光不足以生神物而乃索之溷中邪悲夫悲夫吾
 是以甄明利器授司殺者柄令自盜自機若夫爍迦
 羅目冶八萬四千之器梵天為絳今固存而不論也

六 紉愴樞四

燕有宮焉古之衍也之逆旅也其談之天猶蒼蒼也
 而衍艾艾也七非檢其魄階子過焉有問天者為解
 坤括而游談曰天平處蒼華之林乎山在天中乎天
 在山中乎軋為首軋為天誰違誰從誰質言乎能儒
 之成眾祐遠矣建四界不可傾也朔烝烈而清微禹
 餘大赤幪焉始青木也青元為愴始丹火也太丹為

倘始素金也太素爲倘始玄水也太玄爲倘九炁微也青微爲倘有青霄焉有碧霄焉有絳霄焉有丹霄焉有玉霄焉有琅霄焉有紫霄焉有神霄焉鬱單無量耿乎離禪善無量圍乎乾梵監須延覆乎震寂然堯術冒乎坤波羅泥密障乎巽元化應聲湛乎坎靈化梵輔麗乎兌高虛清明憐乎艮無想無結無愛直乎中大羅上清玉真種民之躋當釋四界而四界之躋乎天五億吾與若一乘其躋併闢三萬資始者八萬四千以鄰五億獨不得一乎故曰蒼翠之林洵有天焉黔首天也蒙起愕哈易次日避若無聲蟲能天

哉瞻子曰惟蟲能天曼倩偶忘其天也而蟲之柱下云不出牖窺天道子索我于牖外耳且也司天繪曹明之貌如彈未炙越轂跋而孚焉彼虫也而虫我耶蒙曰吾與若中黃之蠕蠕者若無啐于中彼將墨而施其咏曰有彈于此含中黃之蠕蠕者子謚爲彈然則有天于此含吾與若矣不得謚爲天歟鰲足之所踐天也鵬翮之所負天也虹睫之所營天也蛞丸之所圍天也故曰惟虫能天於是岐氏之孫進而見巧曰若有蚶蟻蝠蛄蠃蠅蚱之族飲食遊居於若之膏闐而若不知也父母以人名若兄弟以人名若妻

子以人名若若之朋友賓客靡不以人名若者而若
固范房蟻垤也瞻子聽然而笑曰彼藉我而名人視
吾與若藉天而名天也何異哉天去矣毋以碱天石
天炎草之天感吾天爲矣已而相人者操術岸瞻子
之憤指曰是天庭庭宜高更左右指曰是日角角宜
平笑謂之曰無叩吾闔虎豹且至相人者驚顧而詬
脅哉是夫以喻爲真六幕之客聞而轉相詠也相與
封於謔圃尊之曰誕伯誕伯縲思其過噩而寤曰天
不知吾誕耶天知吾誕周咨而知之耶承日月之光
照拂而知之耶咨則無喙照則不及腹彼且神遊吾

庭而日監之一天爾爾億億之天爾爾吾庭運咫尺而
諸天之輯集焉可畏哉有如尸魄伺我隙而告天也
其族亦宜億億而分告也乃三尸七魄能之是向之
倚我而名人者我亦倚之而名化身名冲舉賓于帝
矣良足慰哉沾沾然信之談益甚而靈人憫焉咬以
陰符曰爾延帝于庭無英左白无右召百節之神竦
真飈外廓奕秉戈流鈴之音如雷魁爾巾罡爾烏員
奔而映爾代爾燭虫不待榆而制誕伯大喜日治符
談益甚謂其人曰氣無町畦也觀玄牝之息精無虎
落也觀蒸溥之液神無圻域也觀坐馳之前識三者

徹無不徹也是故用億天之用積膏自火大山自神
一炬一石則不能矣天陽物也登我庭焉庭猶穢累
而況其泉歟泉亦天也天亦泉也三者無間若儵水
也儵水無間繁魚卵也雀躍而進謂其天曰弟子之
談若是亦稱誕乎天曰否否是有待之音耳有待則
無我待與所待交無我也待而幻幻而虛虛幻之名
咸出於待果且有天與人歟無天與人歟亦有亦無
非有非無歟複具窺之四顧而不見見乃見性性復
非見一花一偓佺也一葉一闐風也一黍一蒼臺也
此亦非匹張于非之蓋而流視之無不于者微得其
致然且宛于方物之門矣是故談天喪天安久而天
安久而天符猶謂之盜賊也況昭昭之多哉瞻子問
之三緘而絕其利

玄黃索五

瞻子見秉文陰符字曰金人受耶見登善陰符字曰
唐人受耶繇永徽五載爲副墨者百二十楮而受罔
稽也元晦昌言李筌肇受筌自以虎口之巖飲鹿之
槽發琅函焉符傳素緗丹漆爲軸蟬三食之符窮而
跋見蓋真君二年七月七日天師寇謙之所加蕤耳
往之驪山偶見山姥稱符姥問安所得是符而稱之

曰吾受之三元六周甲子矣三元六周甲子政當七
 國之時不知姥又何從受也第言上清所秘玄臺所
 尊傳必竒人宛窳支離具三毒者不受而已年加髮
 而藏之名山亦以七月七日也秘者出三尸下九蟲
 泄者奪紀二十吾聞之鳳韞言天漢牛女緱山笙鶴
 安公赤龍令公繡幄龜臺膽桃于漢殿鳥瓜析麟于
 陵陸武丁還宮之志魏真臨紀之錄均執大象以明
 民而五雲五物墜于天寶之七祀也者非是日也耶
 陰陽交而寶玉孕用七襄以明七返藏山之指意在
 乎彼黃庭金板鑿謝靈符庚除酉陽密宗宛委受

宜斷自黃帝而帝乃不有也此何以稱焉邈惟玄女
 人首鳥身帝紹蒙狐以符召符符之來所謂甲壬兵
 信矣一時弘賚重以靈寶五文五明五龍之印五陰
 五陽之式五色九光九天之節十絕五色之幡霞冠
 火佩龍戟霓旂翠輦綠輶虬駮虎騎羽籥玄竿虹旌
 玉鉞六花之蓋八鸞之輿九明之珠具云神仙之物
 物也者符所云萬物也畀符畀物畀符玄女無
 二畀焉夫是之謂受宗受必清齋以祓邪也受者師
 受者子以明宗也元君受女女受帝帝始承以文玉
 覆以盤石奠以宛委之宅而受聖人吾安知山姥之

非玄女而輔真之不選軒轅哉輔真雅言太上四臨
神仙六降夫太上之爲廣成廣成之授軒轅尚以六
降之中黃龍或下不然若成公興者鑑周髀如揭日
將無大撓隸首乎而不能爲其君錫一符耶故輔真
者帝之子也達觀筌者輔真之子也三元川逝六甲
火傳太公而下十一家者雲仍疑始皇甫坦守一而
拜天子之賜琅琊子圖一而詒崔娥之章呂傭者家
一而來陳儒之詰率中女之真子也詰也主北玉花
騰扎清和胤之母敢絕學端也主南寶字著文海瓊
胤之期于有成詰也標秘隱之事端也標達詮之人

是今古上仙靡不吮玄黃之乳而有兆斯男也皆子
也若然奚以開元晦之晦而子之夫元晦者豈不以
筌也追放古文乎鳥跡傳而兔哭史皇制字軒皇比
音畫前斯華畫後惟樸筌而放帝筌惡乎能神以知
來如獲筌心聲以相應如提筌耳帝而放筌帝惡乎
不能其說在孔發秦誓衡讖太玄回客之歌沁園彌
明之詠石鼎是也且也鼎湖龍昇昇含紐樞其光下
臨庶或遇之秦遇之而秦語漢遇之而漢語後魏唐
宋遇之而亦若其語何不可耶士授數而迨離經逐
逐徙業以殉時尚隴禽華音從人而人而況久視之

仙神靈之聖乎謂是其似老嚴而不貴也國門之軌迹相若曰代之劉怪澤之呼聲相似曰代之言此之謂不知類謂是其自玄女近齊諧而不貴也河之馬志怪歟洛之龜志怪歟離象中女宓氏之經志怪歟牧童則師之白澤則師之青鳥則師之女則不師女而鳥身也則不師此之謂不知類知類弗晦是故吾觀于符而見玄古之道六焉始于正名季于尊名夸以相尊君乎隸乎如徑如庭於是非名而名樸散之情也符曰五賊後世重之以五行蓋取諸利符曰三盜後世重之以三才蓋取諸神符曰八卦後世重

之以八八蓋取諸富符曰竒器後世重之以鼎爐蓋取諸盈符曰性有巧拙廉餘天且無恩至私而後世重之曰性與天道罕言而不可得聞蓋取諸妙後世之名帝之所未名也後世之取帝之所弗取也有取者真盜賊也可明者蠢然之物也聖人有以見夫五賊一賊也賊一身也身一心也心一道也故強名之曰賊聖人有以見夫三盜一盜也盜一身也身一心也心一道也故強名之曰盜聖人有以見夫重卦一卦也一卦一畫也一畫無畫也故強名之曰八卦聖人有以見夫巧拙廉餘無恩與私之卽至微至靜至

樂至恩至公也故強名之曰巧拙廉餘無恩而私身
大患也心大幻也道大無也卦挂也性情也天物也
皆我也我不斬尊名也天下貴我我獨居其賤孤寡
不穀侯王以自稱盜賊不德黃帝以自稱故曰吾觀
于符而見玄古之道六焉受無受也演無演也山姥
云百言演道上宮之象也百言演法中宮之象也百
言演術下宮之象也抱一於上而萬物生焉萬物成
焉萬國寧萬民安焉萬戰而萬勝焉佳兵不祥下之
者右之也右之也者以喪禮處之也機一發而定基
生門闢乎上下當其中中當其上見獨而守一故謂

之無演而驚名者用黃帝之以爭侈言之繆稱元始
三皇玉珎云介士兵而司石函帝觀勿替使廣成索
之不得使天真皇人索之義乃大替此夫夜嚙寒譖
岐雷諸子之所禁勿揲也彼其方丈垂芒紆色玄間
皇人玄女將旨釋焉帝聽而瑩瑩而與風后自著其
事今之符帝之符奚取皇人替哉當是時有爲宅經
者有爲問玄女訣者有爲孤虛訣出軍新用訣統三
十二卷者有爲壬遁兵曆立成占氣書統二十一卷
者有爲十八陣圖十六神曆統三卷者豈其玄子禹
京聶許傳之率皇人之倫而已卽所受鳳圖龍躡神

足太清自然內文世多不傳傳亦不典獨靈樞素問
 稍稍雅馴與符同文而異尚然無所考信焉昔廣漢
 有鄭山古者語蜀黃承真蜀宮且大火甲申乙酉殺
 人如管若陳吾書而主庶幾去殺不聽則汝死矣以
 泄天秘故承真為上之不聽果死其書蓋陰符也吳
 萊觀與今符絕異一用兵一寢兵然務寢兵者兵未
 戢而爭臣先死倘所云害生於恩哉試取王道衡子
 雜引符言相提而論虛實較然著矣筌書有中台志
 太白陰經闡外春秋二十四機大抵謂復符文元晦
 亦各相提而論之否論之足可無晦至堅元震慎四
 于狹其贖贖烈視洞章已耳比之元晦深服闕丘效
 一字之褒者益又遠矣安得迅雷受之令諸子昭蘇
 于此耶





黃海

卷第

天都山史潘之恒景升定
浮渡居士吳用先體中閱

紀藏二之

陰符經演下

天貌機六

有為李筌之言者肝衡而贊將相之業曰此有熊氏
之學也其徒則太公望范蠡鬼谷子諸葛亮張良也
繇帝與風后玉女盜其機而五子者胙而分之天下
謂之七賢夫七賢未有躡太霞而守童初之監者也

薄將相而思仙詭也且而不聞筌之志三台演二十四機乎尚問之驪山氏矣驪山氏者驪山之姥也瞿子退而稽稗史焉所稱引真受至曙矣語及瞞可覆而繹也姥杜其機至無單辭贊符者而姑示之以象曰髻髻當頂餘髮半垂將無竒器乎樊衣懷玉扶杖而標黃道三元六甲所謂符也語形法之鑿輒曰顛骨貫于生門命輪齊于日角昭然開生命之扉而予之器矣血不減握精之權也脉不減握氣之權也取其性與神者握神之權也不觀心而觀心之影斯天目之受光者歟貫丹符于杖端而令吞之杖端也者

眉端也火符運于斯馬而吞之食其時也是故可以襪可以每生焚而祝天地相保明天符之合地符也異孤陰也九竅不具勿傳四肢不具勿傳慳貪愚癡勿傳驕奢淫泆勿傳尊三要而別君子小人之途也誦七遍益心機七月七日書而藏之巖中奚爲乎七火數也七七牛女之夕也石巖之中山根之上也益心機而以本命之日性命一也表命輪之實在于首也然則奚爲令取水于谷而瓠忽重不能制竟沉之泉乎是之謂姦生于國時動必潰也始以焚林示終以潰國示符莫大于旣濟也且也炯炯然修其賊曰

此道樞非機權受之者當抱一而名列仙其次富國安民其次強兵戰勝一降而稱法再降而稱術而去道遼邈矣彼百言道百言法百言術者錯而取之歟蒐而簡之歟離岐而次之歟繆悠不可測也而筌瞽于象禍發于心据言外之言以立言亦何以加于千遍不喻之日哉當此之時姥固不敢章章爲筌什也筌何自而什之所著機不玄于符志不文于符經不奇于符而亂符豈其榮將相輕神仙羞言弊衣麥飯之事耶火生木而必剋有味乎姥之先覺矣雖然人亦有言神水入華池筌也數數誦焉果筌之誦也則

吾何敢輕議筌也洵好法樂智人哉蒙問曰子安取象瞻子曰夫立象以盡意無行而不與者聖人之型也故聲爲律身爲度若九宮真人衣裳之彩手之所執足之所蹠竝有隱訣如貞白所言豈欺我乎帝遇玄女天之色也玄而烏身鶉之體也服九色彩翠之衣合宮之法服也乘丹鳳御景雲亦其類也先以金母之符進符也後以玄女之符退符也錫以幡節劔佩輿服之都象軒轅之主十四變也蚩尤象水帝象土水固不勝土殺機之秘也戰而絳草採首山之銅以鑄九鼎而奇器之爲象昭昭矣此有熊氏之學也

是故君子貴觀其象觀其象斯進于象而無爲之象
士木固實無釋七

祭法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其財夫帝所贍名者
百物也所不贍名者非百物也非百物者冒物之物
而物之聲于世曰有物先天有物先地有物恍恍而
惚惚果且有物乎抑無物乎無物無名無名亦名也
是以聖人不去名而使憬愕于名表故實無者不蘄
無也昔者玄女委栢陵八會之字于帝爲兵信而已
陰符者帝錫之名也經也者玄子瞻明相與登鴻而
隆之也陰之崖畧二符之崖畧二以爲經經處一焉

濯羅綠羅三五而復三五而姤姤浸淫復跋烏在腹
中女蹠焉宅玄谷褐鉛素魑怙媼育君子以其蕭蕭
緝其熙熙如約秦纏如執虞圭如伏墨卵如瞑如遺
如葭不飛如木不莢沉淪潛匿無无而象離也是陰
道也俄而泉池疏腥羽嘉傳翼陰雷奮地三彭辟易
蕭臺朝徹合宮闢爰挾兩朋嘿守一君子以其熙熙
引其蕭蕭若天弗宰若君無爲若弼斷斷若母隱閨
五吏運百司隨十月而若達若摧蕩焉佻焉乾一以
清也根陰之道也故稱陰焉知斯二者卽知河上守
雌之文濮上幾道之況矣坤乾之易晦朔之曆一陰

一陽之道先汞後鉛之術莫不斃無極類玄磬弁太
虛副專翕當此之時其中有信有信之謂符符者橫
行十虛之虎竹也潮汐以信故不溺日月以信故不
忒天癸以信形化不億四常抱信四象環土而不易
所謂符也上嚮清微下抵紂絕外薄蒼華內蹠幽門
符吏飈發一呼而鬼神駿奔也者所謂符也身以內
無文之符詔之何謂無文之符五氣舉生五色章章
上有二光命曰地符七曜頡生五色章章上有三台
命曰天符上下驅召而丹元精根運其經磨道承之
不敢樂其樂也無文之符也故北斗天禽或司土符

而施存曰火符翠虛曰神符海瓊曰唐符回客曰燒
山符經曰玉符煉神黃庭曰負甲持符開七門火兵
符圖備靈關皆是物也乘龍焰而飛揚投天門而作
契迨夫無英見洞章啓於是自有文之符以治身外
之身身外之身合萬身而身者也其治之之符爲游
光爲赤靈爲皇象爲上景爲熒惑爲朱雀爲鑠金爲
祝融爲千明爲開明爲陽生爲陰生之屬字號玉笈
不可單舉要以象南離之景而此符之來亦由西池
青色血文廣三十丈約餘一尺者之所召也若曰三
一合而後玄女格元君每言符能致神天真之信不

虛矣然符無正形以炁為靈炁忘竅迷百魅嘻嘻此
長房所以挪揄于鬼雄也通二符之大竇耳黃華之
告情則知晦朔茲望月符流行天樞居所寧渠饨饨
者之陰歟斯其道甚徑其理真常天下尊以為經而
次孟遂謂六經之言無以加豈其語怪搜神而病大
惑哉乃叔季禱昧之士比陰靜于陰謀叶符火于符
命其說不經而聖人之經用鄭紫之疑廢于天下彼
亦安知自然之道靜而陰奇器之象變而不可測耶
又安知陰即符符即陰陰符之即經經之即陰符而
名無名耶吾欲逐啓華斥升明消九天之陰禍受剖
之木而鉗學士大夫之口乃無如帝何故不得已而
旅于實之賓援賓無以自釋也

瞻語八

黃帝

莊子曰中央之帝曰渾沌

陰

邵子曰陰幾於道故以況道

符

龍虎上經曰玄女演其序戊巳貴天符元君曰符
能致神三光之靈文天真之信也

經

黃庭經曰清淨神見與我言左神公子發神語黃
華玉女告子情道經曰所說之經稟元一之氣自
然而有紫陽曰今古上仙無限數盡從此處達真
詮

○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而自著其事蓋假
夏至陰生退火行符之術以演大道與六甲陰符
陰符內丹諸經殊旨矣

觀天之道

郭象曰天者自然之謂也劉安曰所謂天者純粹
樸素質直皓白未始與有雜揉者也易曰乾爲首
岐伯曰頭者精明之府呂知常曰天谷空曠無乎
不納能容無相之至真本來之赤子而萬神居之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又曰不窺牖見天道莊子
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長桑明鏡之訣曰虛其室
白自生定其心道自至黃庭經曰虛中恬惔自致
神又曰一之爲物叵卒見須得至真乃顧盼

執天之行

參同契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真人至妙若
有若無彷彿太淵乍沉乍浮老子曰執大象又口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黃庭經曰帶執性命守虛無

盡矣

左元澤曰含太虛為廣舍總萬宇于真一以道守神道亦非一

○人之天者非四界非九霄非三清非一炁天然自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矣天之道者非精神非魂魄非意識非大路有精有信不知其所以有而有矣天之行者非水非火非木非金非土非壹是有形之物相推相摩寓於不得已而已矣不觀之

觀是為真觀不執之執是為權執不盡之盡是為曲盡如火燃膏其光互照亦復相縈故不熄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傳曰蚩尤作五虛之形劉安曰五殺道經曰五帝大魔道光曰但能擒五賊自可結三花紫陽曰未見如何想得成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黃庭經曰皆在心內運天經岐伯曰神氣舍心

宇宙在乎手

黃庭經曰手為人關把盛衰又曰閉塞三關握固

黃海
陰符演下
停邵子曰指節可以觀天掌紋可以察地天地之
理具于指掌矣純陽曰八卦九宮看掌上天原發
微曰手一脉三部應一時三月一部三候應一月
三旬乾策也醫書曰心手少陰經心胞絡手厥陰
經道書曰握固胎息又拈訣起雷

萬化生乎身

黃庭經曰散化五形變萬神又曰問誰家子在我
身此人何去入泥丸千千百百自相連純陽曰五
行四象在人身

○妄以三盜之遠廬而言之天者上一也心者中
一也身者下一也手也者可以上可以下握十二
辰而升降焉者也真土飛土交運其樞盜天之光
而凝入于氣盜心之氣而凝入于精已復盜身之
精歸氣穴而施行于天五光煜焉以其盜取故曰
五賊都天之目一窺而不敢潛匿故曰見之者昌
維斗之手一執而不能流遁故曰宇宙在乎手身
外之身一至而不復畱礙故曰萬化生乎身夫不
賊之賊是謂五賊聖人慮小人之貪得也辱以盜
賊之名庶幾知足而常足矣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莊子曰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又曰知幾其神乎紫虛曰天心居於北極為造化之樞機故斗杓一運四時應節人首九宮其中一宮名曰天心此人心之用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玉蟾曰殺機發乎艮石函記曰離魂入魄運轉天罡玉樞經曰天罡指丑其身未所指者吉所在

者凶餘位皆然火師曰天罡主雷而生曰驚蟄翠虛曰只向離無尋坎有移却南辰迴北斗鎮元策曰道大魁履斗極視瑤光攝丹元倚靈田蹈闔陽運元綱握天樞執持六氣指揮萬靈金丹論曰窮冬凋剝必得陰陽交泰之後乃生萬象當知交會之後不期藥物之產而自產矣古仙曰人心若與天心合顛倒陰陽只片時紫陽曰若能轉此生殺機反掌之間災變福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道光曰巧拙仍藏伏神精與意包

黃海
陰符演下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河上公曰七竅二關爲九竅紫虛曰外三要者口與鼻共三竅鼻通天氣口通地氣也

火生于木禍發必剋

紫陽曰火生于木本藏鋒不會鑽研莫強攻禍發必因斯害已要須制伏覓金公

姦生於國時暗必潰

參同契曰晷景妄前却今九年被凶害知之修煉謂之聖人

參同契曰黃帝臨爐又曰聖人獨知之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大霄琅書曰身心順理惟道是從參同契曰用九翩翩爲道規矩又曰原始要終存亡之緒刑主殺伏德主生起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旣宜三才旣安

老子曰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莊子曰踞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又曰殺盜非殺參同契曰遂相啣嚙咀嚼相吞迫促時陰拘畜禁門請誅曰之膏鼎故曰食其時百骸理

黃海
陰符演下
紫陽曰三才相盜食其時此是神仙道德機又曰
百骸俱理證無爲石函記曰吸九龍紅日之膏腴
杏林曰丹室生神水黃庭有太倉更無饑渴想一
直入仙鄉翠虛曰泥丸之上紫金鼎中一塊紫
金團化爲玉漿流入口臟腑暢甚身康安黃庭經
曰兩神相會化玉漿溉益八液腎受精三盜聖
動其機萬化安

紫陽曰萬化旣安諸慮息雷書曰雷出地則養長
率實發揚隱伏

○此標盜之有機機之可盜盜而發發而盜如影
如響絕迎絕隨也性真上一也丹元中一也性真
丹元之帥也丹元殺機之帥也帥啓黃閒之牙射
下一而奔中上之境定于一也然運機之序必天
定而後人物定虛室生白其天定矣天定而勝人
五賊之行于天者成擒焉天定而勝物萬化之生
于身者收獲焉然天性卽人人心卽天起陸則關
軸亦從而反覆反覆則龍蛇亦從而起陸其合發
也如此非立天之道知罡生魁殺者安能默而運
之非法天之聖知生剋生者安能修而煉之彼
精神魂魄與意性根也陽者巧而陰者拙可以伏

藏而爲命之轄耳目口鼻與關命竅也四門正而
三要邪可以動靜而行性之符性木也縱熬樞而
強攻必焚故利于伏藏命金也阻河車而時動必
潰故利于動靜聖人有以知性命之微生克之妙
故煉丹而丹成此殺機之力也雖然聖無知也知
之者道也一生一殺循理而升降猶比辰屬萬物
于天理四星而已道又何知乎且三一相道而各
有所得理宜然也順理而安卽三一亦不知其所
以安而安矣故曰自食其時中下哺上而上因以
返哺其究也理百骸而弭盜自動其機攝情歸性
而性因以制情其究也安萬化而去殺天下有盜
賊如此哉旣宜而理而安寂然太無猶病其始之
交征也而盜賊之廉哉性乎不發之發所謂浸也
不藏之藏所謂器也不靜之靜所謂道也不食之
食所謂餘也不盜之盜所謂勝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

老子曰絕聖棄智玉蟾曰用盡惺惺學得癡此是
化景登晨訣長生曰知神非我不神乃神恐生斷
見應物明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

紫陽日月虧盈應精神之衰旺日出沒合榮衛之
 寒溫玉蟾曰二十八宿歸一爐一水一火須調勻
 一候剛兮一候柔一爻武兮一爻文心天節候定
 寒暑性地分野分楚秦一日八萬四千里自有斗
 柄周天輪

聖功生焉

山經曰廣成子治屯蒙二卦黃帝之師也易曰蒙
 以養正聖功也

神明出焉

杏林曰聖胎如結就破頂見雷鳴巖君平曰形小

神大至于萬倍一以載萬故能輕舉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

老子曰善行無轍迹是為襲明易曰聖人以此洗

心退藏于密

君子得之固躬

邵子曰形統于首元君曰形堅則氣固而命全

小人得之輕命

紫陽曰陰裏陽精質不剛獨修一物轉羸厄又曰

命寶不宜輕弄

○安而理聖而神天下見之天下知之君子踐迹

小人反走固矣然此神明由不神來者也一身而
 成三盜則忘已三才而在一身則忘物邪拙盜賊
 之聲日至焉而不辭則忘名此其人必能發太無
 之鍵而得無得矣推有數有定有神者至於所以
 數所以定所以神而逆執焉以匿于斗衡天樞之
 內癸而採庚而煉朔望而交卯酉而沐一時而結
 十月而成九年而大成若推若輓若行乎不得已
 而不已世奚以見又奚以知也及夫修煉而成聖
 人脫胎而成神人天下始競欲得其機以為用顧
 此不神之機至蕭殺矣直以語君子爰守真一百

骸理而萬化生誤以語小人獨修一物百骸羸而
 萬化滅故盜機者利于天下之不見不知恐以其
 學殺天下也

聾者善視聾者善聽

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絕利一源用師十倍

參同契曰閉塞弗發通真人潛深淵秋潭曰係胞
 之所正在水輪之初是臍後腎前一竅是也專氣
 以致其柔所謂歸元海也不隨照而昏散篤也危
 也照之不勝以應事遣之應事既已又將忘之

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黃庭經曰晝夜不寐乃成真邵竹宮曰亥子丑守上一寅卯辰守中一巳午未守下一申酉戌守中一卯酉開簾餘時下幃十二時中不可眠睡切忌退火仙人王江曰百戰百勝不如不勝

○命竅雖可以動靜然終不可以有動也瞽絕視之利而善聽矣聾絕聽之利而善視矣三要絕往來之利而呼吸歸源卒亦何所善乎用十倍之功而神此其善矣如不能絕利一源而任其動靜三宮還返不啻晝夜將用萬倍之功而始足以神又

安所稱善哉吾猶恐一源之必潰不如并是師而寢之神冥息止善之善者也曰用師者見佳兵之竟不祥也倍也者倍于不神也清和有言道氣居身中九竅無心而自閉絕之云乎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紫陽曰求心靜必先制眼眼者遊神之宅也神遊于眼而役于心故抑之於眼使歸于心則心靜而神亦靜矣老子曰是爲長生久視之道靈樞經曰命門者目也黃帝曰志與心精共湊于目岐伯曰目者宗脉之所聚也邵子曰泰爲目道光曰思量

只是眼睛前泥丸曰不在他邊在目前南宗真子曰眼白屬肺赤屬心黑屬腎胞屬脾瞳屬肝歸其外明即蟾光終日照西川之理

大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玉蟾曰鑽研隸乎震黃庭經曰雷鳴電激神泯泯長真曰交泰一聲雷迸出霞光萬道輝龍遇迅雷重脫殼幽微射出金光透頂飛一性赴瑤池崔公曰起巽風運坤火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玉谿曰春熙和夏中和秋歛靜冬歛肅此規中之

候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老子曰以其無私也故能成其私

禽之制在氣

龍虎上經曰赤童戲朱雀變化為青龍參同契曰朱雀翱翔戲兮飛揚色五彩遭遇網羅施兮壓之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嬰兒之戀母顛倒就湯鑊今摧折其毛羽遁甲曰中央屬廉真天禽為死門張宿為鶉火之次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天原發微曰日在午後爲降降則向死女偶曰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純陽曰生者不生死者不死已生而不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化書曰生不靈而死靈能知真死者可以遊太上之京司馬子微曰心死方得神活魄滅然後魂昌太上曰真道養神若能守我在死氣之關七祖枯骨皆有生氣老子曰福兮禍之所倚禍兮福之所伏紫陽曰但將死戶爲生戶莫執生門號死門若會殺機明反復始知害裏却生恩○天性人也人心機也性有巧拙巧不如拙機有生殺生不如殺何以知其

然也心離火也雖生於木而禍發亦死於木目也者肝木之魂而能令心生能令心死也者外用則逐物而心生內用則鞘光而心死心死神活謂之見性當其盜機也溟溟泮泮魁臨良方一震而甲庚交地天泰霆擊鶉首雷奮龍角都天鎮乎天關天目鑠乎天闕性月明而三花聚巽風鼓而九鼎煅金玉滿堂性有餘矣天若愛其實醜醜傾注性忽廉矣帝心實無私火符如此天禽得其制哉金鑊煙浮朱雀失色羽毛旣灑膏液成丹太乙召而殊錫方來無英見而長生可致害耶恩耶死耶生

耶不知其恩不察其所由生以巧滅真以生受克能爾爾耶雖然鑽木無術進火忘危本欲死心殃及元性故言制禽在氣而不在木救其禍焉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老子曰絕學無爲又曰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西昇經曰虛無生自然自然成大道老子曰道法

自然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周行

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嚴

君平曰一者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

祖紫陽曰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炁產陰陽陰

陽再合成三體三體重生萬物昌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真誥曰玄無之感變無窮矣

無夢曰道無爲無不爲得其道者小則糞虫變蜩

大則人可變仙矣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史曰黃帝命伶倫制律命容成造曆叅同契曰真

一難圖

黃海
陰符演下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

史曰黃帝採首山之銅鑄九鼎玉清洞章曰保符
泥丸內參同契曰伏煉九鼎化跡隱淪又曰上觀
顯天符道光曰北斗南辰下眉毛眼睫邊灰心行
水火定息覓真鉛玉蟾曰以靜定之火而煉精神
之藥

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

虞翻曰二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
五日乾象月滅乙癸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
中則離象火就巳戊巳土位而象見于中運氣論

曰天氣始于甲地氣始于子天地相合則爲甲子
紫虛曰子微養丑溫養寅進符用武火卯沐浴辰
文火巳武火午退符文火未武火申微火酉沐浴
養火戌武火亥脫胎變化

昭昭乎進乎象矣

紫陽曰本立言以明象既得象以忘言猶設象以
指意悟其意則象捐真誥曰將用守一何爲耶純
陽曰守一守一當用謹默無我無人却有一賊若
然促住湛然凝碧○分性命則竅妙若勿屬矣言
剋潰則水火似難制矣揭日月大小則符候之秘

疑必有受矣愚人惑焉觀天文察地理致聖人修煉之知考聖功定數之實希聖而耻不神也然其愚也生於聖若我則以身試之時至而符見物來而自化不泥象不執文哲生於愚而已所以然者吾之道自然之道也自然之道包乎性命似陰非陰姑強名曰至靜云耳及夫生三才而道與之俱自然而浸自然而勝自然而推自然而化律曆定數安能契之故勾股葭管候之未必應而歲有差曾不若天與之自然而生萬象自然而通術數之有契也寄至靜之道於無作之地當其無有器之

用當其器有無之用天地合於斯陰陽浸於斯進火也發機於斯退符也盜機於斯聽其相勝而執其靈樞盼其相望而觀其變化一竅既通萬竅成籟昭昭乎哲人哉超於象表登於神明此黃帝之所以昇遐也陰符一出無論蚩尤卽大撓容成不能贊一辭矣果是愚拙私邪殺害盜賊之乎哉此符體也經肯繁而無離者也支而離之則觀天以下如百會斷交三一之次舍哉天性下稱發機者言性也然萬化安而百骸亦因以理稱盜機者言命也然百骸理而萬化亦因以安復揭不神之

神以明聖人知機而得機爲承上起下語焉日月
下申言命也含動取靜以防其潰所以重命而固
躬也彼人知人見則不謂之盜以不見不知故名
盜焉其曰聖功神明則命也有性矣心生下申言
性也含巧取拙以辭其禍所以性餘而復廉也彼
陰極陽微機尚未發以陰往陽來故名發焉其曰
氣制蠢然則性也有命矣愚人下申之煉之聖不
神之神也性命一源天人合體三才三一不一不
三日月大小而非象非數死生恩害而非殺非生
器雖不神可修可煉烹五賊以制其變貯三光以

運其機載大道而不傾擎宇宙而不重資糧萬化
而不竭得一事畢得此竒也故以竒器終焉繇斯
以譚一支者乎一離者乎一體者乎非黃帝疇能
命之故玉谿目爲赤水之珠也當於此索

神華墮九

萬曆辛巳余在雲鸞公墮焉有玄黍金粟銀珠沉屑
之瑞雪之人驚傳毘雨花也烏走兔從經之不得鞭
也久矣巳丑上巳夢神見與我言曰孟冬淒淒日天
錫赤芒書嘿志之夏六月

上命以萬金勞師遼陽登角山東望蓬萊南次勾曲

宿華陽洞天易遷寥寥無受書者人開琅笈收陳朴
九章以歸歸禹杭止外家隕祥之洞圭堊如雪不容
塵穢壯謂瞻其中秋既單矣一葉落槩几問所從來
不得葉赤芒肖天棘表裏有離文遂感德體師作瞻
語一篇弁演七篇隱機芒中大都闢離門通大赤之
天與午陰火符合而七賢十仙十一家三十五家之
注及李靖張果韋洪程曉任蹇侯胥黃唐沈蔡鄒袁
俞王天機子長生子玄解先生諸疏竝無所稱引述
德體師語而已師之語曰天心之下腎脉之上肝神
之左肺神之右有離巳之位云位躔聖日而夜之亥

子弦之前後聖月流戊受符焉所謂天人合發也爰
清爰靜左神公子發語而黃華玉女告情乃始貸汝
以太無之宅而納汝以戊巳之門發機飲鵠翳媒得
雉不則于發而于不中紫腦淵流于玉壘故符首觀
天之道者以此彼公子玉女合而道體見洞經傳焉
吾德體也所可語子者止此耳虛與虛符乃乘離虛
神與神符乃格二神一與一符乃冥真一往余聞之
鸞公所稱性隣長谷神遊月髓匪見匪聞匪覺匪知
者固師語耶非耶安得泠泠金玉朗朗丹幘敷蒼胡
頡寶之雯爲余證之瞻子云

飛仙寓

九天逐轄音肅延龍燭炙鷄足丕哉心曦典五摩之
國執延康未倪之始玄傳五太同孚之健而須鷓蜀
也杓撓乎寅戌躔寅而次辰之寅敦辨掌火瞑虬焚
予亦命輝燭素鱗火兵符圖襄五車而信信焉升旒
曰天人合發之軍鄱川青金中隱紅璃玉巧褐拙健
相扶也九池壬錄下型落室一垣二闕空濛也明
火帑戌明水帑辰卯酉在滌杜剋潰也斯玄女煉石
之符歟攫烏以鑑攫兔以珠攫魃以黑月爐烏兔
魃躡躍而自攫攫則得食養翮凌虛冲風景雲衛我

靈圉矣肇北靈哉上鼎銖玄下鼎銖赤外券天符而
陰合其德重幘列鐔角芒四植密之密者也而後聖
功生神明出寧渠杜氏子春而克兩翼乎攫大還必
大盜故用大軍軍焉啣枚而司虎賁者士十倍巡徼
而司龍驤者士萬倍熊熊員羅安所得以生我者死
我乎彼吾機也近死之機致春蠢也診其寒燠而廉
餘介焉泄所愛之道公之五禽禽飲糈而蠢也置之
死地鑿以凶門條然咀風霞而冲琅宸我愚人者哉
二景自然而奔霄霓鏞語不休端于始曼鈿遊不墜
緒於初激陽燧引光方諸攬液握聖日聖月於掌中

亦浸浸而變化適二器交馳一器闐寂啓八門汰八石虛無宅之神鬼匿引天攬地素津入鬱鬱紫華可朝食黃舉冠霄遨十極此謀許之陰符瞻子得之於禹杭天柱之大
中台寓
寓言曰帝之符中台之符也司十六神焉其象為天其原為道其運為行其制為賊其照為心罡指者手魁覆者身在天文昌在地中宮在人聖人代太乙以理三才寄三才而名無名者也燮理之機斷斷休休斷斷絕也休休止也殺也文昌得之以開泰塔聖人

得之以開泰運天人合發基萬化焉襲明而藏括囊而靜安而慮慮而知生剋之理不嗜利不容女奴勝萬萬矣執二柄以平三盜物物交征而交足彼一身耳安能闕塞大竇使兩情之不相胥哉吾第使之食於斯安於斯動地主和呂申恒泰而已此十六神者不神之神故有數有定而卒成其神吾以不神竊其神神為吾用而人不測也君子因之以顯身小人因之以效死非得絕利一源朝乾夕惕之機者能乎君猶心也以民存以民亡而吾為之機人目是矣天之殺機之謂人目人目一顧天禽旋轉斯害而恩餘而廉

陰符演下
私而公死而生之道也吾是人目時行物生豈若愚人察察于象數間哉十六神自然而行執之以人目之奇器也囚逼關格藏于九宮之式而目當其奇占浸勝焉經云文昌統籙詰責百官帝王所以正心執符而千秋常存者也故曰進乎象矣

上將寓

寓言曰帝之符熒精之符也佐太乙司殺焉動乎九天之上不與天俱行而見天賊之所由來昌國之術也手以布局身以行化知心性天人之合而合發其機機之發也反客為主旋乾而轉坤矣夫巧拙藏關

竅密母親假仁母犯深姦韜吾熒熒之光而煉其形性聖人之師哉自聖人觀之三才無非盜者何則以百骸爲真以萬化爲實神不神而生蠻觸也吾爲之發一機設五餌安理之而已其發機也運式而定數是廟筭也其盜機也不神而神是輔周也且吾得其所當得者以保王躬庇兆形猶謂之盜而況硜硜小人哉何謂不神絕萬利而歸一源以心料敵也敵或知之雖用師而利用寡假令晝夜三返往覘敵形彼已悉知悉見而用寡得乎故其術莫若死心而用目天目之下五賊三盜俘焉斯之謂不神也無恩也至

私也廉也死也害也而其致勝也恒相反是起蟄返禽之類也蚩尤明天文察地理豈固昧此而敗死者滯於象耳貪生而惡死趨吉而避凶庸詎知變化自然之理律歷不契而竒器契之氐乙柳午胃辛亥癸燦乎楓天鬼藏于神機之宅而掩擊迫格分途以騁卽遊目傍宮皆勝筭矣是故天目五擊威加六庚主大將操客之權以御河魁天下大定之符也象云乎哉或問三篇之寓曆子曰非帝心也故稱寓焉

